

魯彥散文集

王魯彥著

■ 開明文學新刊 ■



80757027

魯彥散文集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月初版

每册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王魯彥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90 P.) W

彩

目錄

狗	一
秋雨的訴苦	一二
燈	一四
微小的生物	一七
雪	二二
父親的玳瑁	二八
寂寞	三九
孩子的馬車	四一
戰場	五〇
旅人的心	五三
清明	六二

楊梅	七〇
釣魚	七六
我們的學校	九一
聽潮的故事	一〇四
驢子和騾子	一一六
雷	一二九
四歲	一三六
我們的太平洋	一四一
開門炮	一四八
新的枝葉	一五五
廈門印象	一五七
〔後記〕	一七四

狗

「我們的學校明天放假，愛羅先珂君請你明晨八時到他那裏，一同往西山去玩。」一位和愛羅先珂君同住的朋友來告訴我說。

「好極了，好極了！」我喜歡得跳了起來，兩隻手如鼓槌似的亂敲着桌子。同房的兩位朋友見我那種樣子，哈哈大笑了。

住在北京城裏，只是整天的吃灰吃沙，縱使有鮮花一般的靈魂的人也得憔悴了。到馬路上去，不用說；大風起時，院子內一畚箕一畚箕掃不盡的黃沙也不算希奇；可是沒有什麼風時關着門，房內桌上的灰也會漸漸的厚起來，這又怎麼說呢？

北京城裏有幾條河，都如溝一樣的大，而且臭不堪聞。有幾個池多關在皇宮裏，我不知他們爲什麼叫那些池爲「海」，或許想聊以自慰罷。所謂後海，現在已種了東西。北京城裏也有幾個小山，但是都被鎖在皇宮裏。

這樣苦惱的地方，竟將我飄流的人流了四五年。我若是不曾見過江南的風景倒也罷了，卻偏偏又是生長在江南。

許多朋友都羨慕我，說我在北京讀了這許久書，卻不知道我肚裏吃飽了灰。

西山離城三十餘里，是一座有名的山，到過北京的人，大概都要去遊幾次。只有我這倒霉的人，一聽人家談起西山就紅了臉。

來去的用費原化不了多少，然而「錢」大哥不聽我的命令，實在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撲滿雖曾買過幾次，但總不出半月就碎了。

從高櫃子上換得的幾千錢，也屢屢不能在衣袋中過夜。

不幸，住在北京四五年，竟不曾去過一次。這次愛羅先珂君邀我一道去遊這裏的名山，我還不喜歡嗎？

和愛羅先珂君同住的朋友走後，我就急忙預備我的東西。從洗衣作裏取回了一身襯衣，從抽斗角裏找出了一本久已棄置的抄寫簿，削尖了一隻短短的鉛筆，從朋友處借來

了一隻金黃色的熱水瓶。

晚飯只吃了一碗，因為我希望黑夜早點上來。

約莫八點鐘，我就不耐煩的躺在牀上等候睡神了。

「時間」是我們少年人的仇敵。越望牠慢一點來，好讓我們少長一根鬍鬚，牠卻越來得迅速，比閃電還迅速；越希望牠快一點來，好讓我們早接一個甜蜜的吻，牠卻越來得遲緩，比駱駝還遲緩。

「天亮了嗎？天亮了嗎？」我時時睡眠朦朧的問，然而仔細一看，只是窗外的星和掛在牆上的熱水瓶的光。

「亮了！亮了！……」窗外的雀兒叫了起來。我穿了衣，下了牀，東方纔發白，不敢驚動同房的朋友，只輕輕的開了門走到院中。

天空淺灰色，西北角上浮着幾顆失光的星。隔牆的柳條兒靜靜的飄蕩着，一切都還在甜睡中，只有三五隻小雀兒唱着悅耳的晨歌，打破了沈寂。我靜靜的站着，吸着新鮮的空氣，腦中充滿了無限的希望，渾身沐在歡樂之中了。天空漸漸變成淡白的——白的——淺紅的——紅的——玫瑰色的顏色。雀兒的歌聲漸漸高了起來，各處都和奏着。

巷外的車聲和腳步聲漸漸繁雜起來。一忽兒，柳梢上首先吻到了一線金色的曙光，和奏中加入了鶯兒的清脆的歌聲。巷內的人家都砰礮的開了門，我的旅館的茶房也咳嗽着開了大門。

我回到房中，那兩位朋友還呼呼的酣睡着。開了窗子，在桌旁坐下，看着他們沈醉似的微笑的臉，我暗暗的想道：

「西山也有如夢一般的甜蜜嗎？」

一會兒，茶房送了臉水來。我洗過臉，掛上熱水瓶，帶了簿子和鉛筆要走了。回過頭去一看，那兩位朋友依然呼呼的酣睡着，看着他們沈醉似的微笑的臉，我對他們低低的吟道：

「靜靜的睡着罷，親愛的朋友們。夢中如有可愛的人兒，就不必回來了。」

太陽已將世界照得燦爛，微風搖曳着地上的柳影，我慢慢兒的踏了過去。

在路旁的小店裏，我買了幾個燒餅，一面咬着，一面含糊的唱着歌，仰着頭呆看那天上的彩雲，腳步極其緩慢的移動着。今天出門早，早到愛羅先珂君處也要等待，所以走得特別的慢。

然而事實並不這樣，這極長極長的路，卻不知不覺地一會兒就走完了。

愛羅先珂君仍和平日一樣，赤着腳躺在牀上和一個朋友談話。他熱烈地握着我的手，問我爲什麼來得這樣早，我說我的靈魂還要早呢，牠昨夜已到了西山了。他微微一笑，將我的手緊緊的捻了一捻。

我們三人吃了一點餅乾，談了一會，就陸續來了幾位朋友。要動身時湊巧又來了一個日本的記者，談論許久，說是愛羅先珂君將離開中國，要照一個相。照相後，我們方纔動身。去的人一起十二個，除愛羅先珂君外，其中有一個日本人，一個臺灣人，三個中國人，其餘都是朝鮮人；我們隨身帶去一點橘子，糕餅等物。

出了西直門，我們分兩路走。坐洋車的往大路，騎驢子的往小路。我和愛羅先珂君都喜歡騎驢子。

那時正是植樹節，又逢晴天，我們曲曲折折的在田間小路上走，享受不盡春日的野景。有些人唱着日本歌，有些人唱着世界語歌，有些人唱着中國歌。我的驢子比誰的都快，只要我「得而……」一喝，拉緊韁繩，牠就飛也似的往前疾馳。只是別的驢子多不肯跟着上來，牠們都走得很慢，使我累次不耐煩的在前面等。有一次我的驢子在路旁等

牠們，讓牠們往前走，不知怎的，忽然那些驢子都疾馳起來。我很奇怪，將自己的驢子跟在別一匹驢子後一試，也多是這樣。後來我仔細一看，原來我的驢子要咬別的驢子的屁股，別的怕了起來，所以疾馳了。於是我發明了一種方法，等大家鞭不快驢子時，我就挽轉韁繩跑了回去，跟在後面。這樣一來，大家就走得快了。

「爲什麼牠們不怕鞭子，只怕你呀？」愛羅先珂君驚異的問我。

「因爲我的驢子是雄的，……」我回答說。

大家都笑了。

西山原不很遠，我們出城門時早已望見，但是彷彿有誰妒忌我們似的，任我們如何走得快，他只是將西山暗暗的往遠處移去。我很燥急，愛羅先珂君也時時問我遠近。確實的里數我不知道，我便問驢夫。

離山不遠時，路上的石子漸漸多了起來，最後便滿路上都是。那些灰白色的石子重重的堆蓋着，高高低低，不曾砌入泥中，與普通的石子路完全不同。驢子的腳踏下去時，石子就往四面移動。在這一條路上，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我的驢子雖有一千

里之材」，也不能在這裏施展，一不小心，就是顛蹶。大家只好歎一口氣，無可奈何的慢慢兒走。驢蹄落在石子上，發出軋軋的聲音。我覺得我是坐在駱駝上。

這時離山已很近，山上青蒼的叢林，孤野的茅亭，黃色的寺院，以及山腳下的屋子都漸漸在我們眼前清楚起來。喜悅從我的心底湧了上來，我時時喊着「到了！到了！」愛羅先珂君的眉毛飛舞着，他似乎比我還喜歡。大家望着山景，手指着東，指着西，談那風景。

我彷彿得了勝利似的，在他們的前面走。

忽然，一陣低低的嗚咽聲激動了我的耳鼓。我朝前一看，有一個衣服襤褸的婦人坐在路的右邊哭泣。她的頭髮蓬亂，臉色又黑又黃，消瘦得很，約莫四十餘歲。她坐在路外斜地上，下面是一條一丈許深的乾了的溝。她拉着草坐着，似要倒下去的一般。哭泣聲很低微，無力似的低微。

「游覽的地方，都有這種乞丐，」我略略一想，就昂着頭過去了。

「先生！先生！」愛羅先珂君在後面喝了起來。

我仍然往前走，只回過頭來問他什麼。

「什麼人在路旁哭呀！王先生？」他說着已經走過了那婦人的面前。

「是一個婦人，」我說。

「她爲什麼哭着？什麼樣的人呢？」

「或許是要錢罷，窮人。」我說着仍昂然的往前走。

愛羅先珂君是在我後面的第四個人，他的前面是一個朝鮮人。他用日本語問那朝鮮人，朝鮮人也用日本語回答他，似乎在將那婦人的模樣描寫給他聽。

「王先生！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問她呀？」愛羅先珂君忿然的問我。這時離那婦人已經很遠了。

我沒有回答。我覺得這沒有問的必要。在游覽的地方，我曾看見過許多沒有手和腳的乞丐，他們都是用這種方法討錢的。

「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問她呢，王先生？你爲什麼不給她一點錢呢？」愛羅先珂君連接的問我。

乞丐不來扯我的驢子，我卻下去問她？平日乞丐扯着我的車子跟了來，我總是搖一搖頭。多跟了一程，我就圓睜着眼，暴怒似的大聲的說：「沒有！」向來不肯說「滾！」

這已是很慈悲的了，今天卻要我下去問她？——但是我想不出一句話回答愛羅先珂君。我一摸口袋，袋中有六七元的銅子票。愛羅先珂君出來時共帶了十二三元，在路上都換了銅子票，一半交給了坐車去的，一半交給了我，我這時想依從愛羅先珂君的意思回轉去給她一點錢，但回頭一看，已距離得很遠，便仍望前走了。

愛羅先珂君知道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很忿怒的在後面和朝鮮的朋友談着。

我聽見那忿怒的聲音，漸漸不安起來。我知道自己錯了。

到了山腳下，我們都下了驢子。我握着愛羅先珂君的右手，那位朝鮮的朋友握着他的左手，在寬闊的山路上走。

「你爲什麼不去問她呢，王先生？」他依然忿怒的問我，皺了眉毛。

我渾身不安起來，臉上火一般的發燒，依然沒有話可以回答，只低下了頭。

「在我們俄國，或日本，」他忿怒着繼續說：「誰一見這種不幸的人時，誰就將她扶了回去。在這裏，你卻經過她面前時，如對待一隻狗似的安然走了過去！……」

狗，我纔是一隻狗！我從良心裏看見了我所做的事情，我承認他所說的是對的，我纔是一隻狗！我恨不得立刻鑽入地下！……

「這就是你們中國！這就是你們中國人！——所以我不愛你們中國！」他越忿怒的說。

我如落在油鍋中，沸滾的油煎着我。我羞恥，我恨不得立刻死了！……

西山有如何的好玩，我不知道。在山間，我們會喝過溪水，但是在水中，我照見了我自己是一隻狗；在巖石上我曾躺了一會，但是我覺得我那種躺着的樣子與別的狗完全一樣。在山上吃蛋時，我會和愛羅先珂君敲尖，賭過勝負，在半山裏，我們會猜過石子；但是我同時都覺得不配和他，和其餘的玩耍。

的確，我經過她面前時，我是如對待一隻狗似的安然走了過去！

我時時刻刻覺得我自己是一隻狗，是一隻真的狗！我覺得不配握愛羅先珂君的手，不配握一切的人的手！我羞恥，我無面目！……

在夜間，我是夜夜有夢；白天，我覺得也是一樣的繼續不斷的做着夢。這夢似乎很長很慢，永沒有完結的一般，但同時又覺得很短很快，立刻就完結的一般。和愛羅先珂君遊西山去的時候，正是植樹節，一轉瞬間現在又將到植樹節了。愛羅先珂君離開北

京是在去年植樹節後不久的某一晚間，那時大雨正傾盆的下着。在這一年中我曾發了好幾次的誓，再不做這樣無恥的事了，但是現在還是時常的犯罪，而且沒有人責備我，我的愛羅先珂君不在這裏了。

晚間的大雨常在這裏傾盆的下着，愛羅先珂君還回不來，莫非我永遠要在這裏做狗了嗎？

秋雨的訴苦

「啊，秋雨哭了，秋雨大哭了！有什麼悲哀在你的心中嗎？有什麼痛苦在你的靈魂裏嗎？告訴我，親愛的，你有了什麼事情了？」聽見了秋雨的淅瀝淅瀝的悲傷的哭泣，我在牀上朦朧地問。

「我原是在高大的天上飄游着的，我原是在廣闊的天上飄游着的，」秋雨用顫動的聲音憂鬱的回答說，「那裏有許多爲我所愛的朋友，那裏有許多我所愛的朋友，他們的心繫住了我的心，我的心混和了他們的心。我們由來的地方各不相同，但我們卻和戀人般的共同生活着。我們的中間向來沒有發生過什麼爭鬪，也沒有誰知道爭鬪是什麼。用堅強的臂膀，我們互相擁抱着，用熱烈的嘴唇，我們互相親吻着。我們的父親，統治着天國的，是自由，他永不會阻礙過我們，我們要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我們的母親，養育我們的，是美，她每天每分鐘給我們穿著各色的衣衫……那時在我的心中的滿是歡樂，在我的靈魂裏的毫無痛苦……」

「但是，昨夜災難落在我們的頭上了，風發狂似的吹了起來，我們爲嚴寒所迫，一起凝凍着，不息地往地上落下來了……」

「地太小了，地太憊了，到處都黑暗，到處都討厭。人人只知道愛金錢，不知道愛自由，也不知道美。你們人類的中間沒有一點親愛，只有仇恨。你們人類，夜間像豬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爭鬪着，撕打着……」

「這樣的世界，我看得慣嗎？我爲什麼不應該哭呢？在野蠻的世界，讓野獸們去生活着罷，但是我不，我們不……唔，我現在要離開這世界，到地底去了……」

說了這話，秋雨便淅瀝淅瀝的響着，彷彿往地下鑽了進去。

我羞慚地用被蓋住了面孔，隨後又像豬一般的極甜蜜的睡熟了。

燈

我憤怒的躺在母親的懷中。母親緊緊的摟着我，嗚咽的哭泣着。她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頸上，我只是憤怒的躺着。

「你不生我不會嗎，母親？」我怨忿的問。

母親沒有回答。母親的臉色極其蒼白。

我憤怒的伸出右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

「爲了母親，孩子……」母親按住我的手，嗚咽的說。

「咳咳……」我哭了。

風淒淒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雨蕭蕭的滴在我的心上。母親的臉色是那樣的蒼白。我悲苦的挽住了她的頸，她的頸如柴一般的消瘦。

「讓我死了罷，母親……」我哭着說，緊緊的挽着她的頸。

「不能，不能，孩子，我的孩子……」她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臉上。

燈光暗淡的照着她的頭髮，她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如霜一般的白。

靜寂，靜寂。世界上除了我和母親外，沒有一個人影，除了風和雨的哭聲外，沒有半點響聲。

「罷了，罷了，母親。我還你這顆心，我還你這顆心！你生我時不該給我這顆心，這在世界上沒有用處！」說着，我用兩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怨忿而且悲傷。

「啊，孩子……」母親號啕的哭了。她緊緊的按住了我的手，我竭力的掙扎着。

風淒淒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雨蕭蕭的滴在我的心上。燈光暗淡的照着母親的頭髮，母親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如霜一般的白，母親的淚如潮一般的流着。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頸，也號啕的大哭了。

有一滴淚，從母親的眼中落了下來，滴在我的眼上，和我的淚融合在一處，漸漸的匯成了一道河。

我溯着河流走去，進了母親的眼簾，一直到了母親的心坎上。

在那裏，我看見母親的心枯萎了。

「母親，爲了你的孩子，你將你自己的心枯萎了。然而你分給你孩子的那顆心，在

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咒詛，不曾受人家的祝福，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歡樂。現在，取出來還了你罷，母親！」我哭着說，跪倒在母親的心旁。解開胸衣，用指甲劃破胸皮，我伸手進去從自己的腔中挖出一顆鮮血淋淋的心，放在母親的心上。母親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個，熱血沸騰了。

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扣了胸衣。忽忽的離開了母親的心，出了母親的眼簾，由原路回到了母親的膝上。

母親不知道。

「母親，我不再灰心了，我願意做『人』了。」我拭着眼淚對母親說。

母親微笑了。母親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歡樂，母親的眼前露出了無限的希望。

只有燈，只有站在壁上的燈，牠知道我在母親心中所做的什麼，不忍見那微笑，漸漸的慘淡了下去……

微小的生物

初冬的一個夜間，我獨坐在小樓中。

可愛的秋的創造者的音樂久已悄然不復可聞，主宰着這夜間的，已是滿含着淒涼滋味的沈寂。

油燈乍明乍滅地發着暗淡的光，在憂鬱中影出了若呆笨若生動的杯壺的大影在牆上。牆壁露着漏水浸黑的霉點，愁容滿面的站着。屹立的書架幌搖着，不堪載重一般。

「啊，初冬的夜是淒涼而且可怕呵！」

在這種景象中，我不禁悚然沈思起來，目光便不知不覺離開了書本。

我看見了一幅同樣淒涼的圖畫：

風已比前尖削，太陽時常蒙着霧一般的面網，淡淡地發着光；灰色的雲的流動顯得滯呆而沈重。寒冷包滿在大氣中，野外的草木恐怖地抖顫着，無力拖曳牠們翅膀似的，時時抖下萎黃的殘缺的葉兒，一天比一天裸露了。遠處的山彷彿火災後的殘跡，這裏焦

了頭，那裏爛了額。一切都變了色，換上了憔悴而悲哀的容貌。

「一般微小的生物已在這時滅亡了！」我想，對着這可怕的冬的圖畫。

這是的確的：許多的花草已經枯萎，蟲豸的鳴聲已經寂然；就連強的人也披上厚而重的衣，顯得特別呆笨了。

但在這樣愈着的時候，一種輕輕的襲擊忽然落到了我的面上。彷彿無意的一般，牠像一片柔毛的尖端在我的面上輕輕拂了一下。

燈光漸漸明亮了。

在染着密密的黑點的书頁上，我隱約地看見了一個微小的生物。牠微細到這樣，幾乎和行間的標點難以分別，若不是牠微微地蠕動着。

牠彷彿是一個蚊子。

「咦，這時還有蚊子嗎？」我不禁驚訝地想，「有意似的，牠想證明我的感想的謬誤吧？」

我想着，不自主的就伸出指頭往那裏一抹。

似乎，牠被我抹死了。但沒有一點痕跡。很乾，沒有血，指頭很乾淨。在書上，黑

點的中間，只留着兩三顆微小的灰點。這大概就是這個微小的生物的身軀了。

「噯，微小到這樣！」

我想着，往書上吐了一口氣。於是連那灰一般的東西也不知那裏去了，白的紙上仍只見黑色的字的斑點。

「這樣的可憐！」我想，「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血或水分，當牠被我抹死的時候。死了又沒有一點痕跡。彷彿沒有死，也沒有活着過，很像世界上不會有過這小東西。……」

正當我這樣想着的時候，第二個蚊子似的小東西又飛來了。不，牠不像是自己飛來，似乎是被什麼驅落在書上一般。牠的翅膀和肢體一樣的難以辨別。

我不自主的又伸出手指去抹了一下。

一切都和第一次相同：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血，也沒有一點水分，只有幾點微小的灰是牠的痕跡，但這痕跡也不長在。

「咳咳，難道連感覺也沒有嗎？」我自己問自己說，「牠曾經感覺到劇痛，稍微掙扎了一下，顫動了一下嗎，當我的手指抹下去的時候？……」

燈驟然陰暗了。牠似乎悲哀得不願繼續放光，抖顫着想熄了下去。牆上的影子幌搖了幾下，愈加模糊起來，想淒然隱避一般。牆壁的皺紋愈加深了。書架傷心得像要倒了下來……

但這樣的繼續得不久，燈又驟然明亮了。

「噲……」

一種聲音忽然在我的耳邊叫了起來。

牠落在書上，微小的和前兩個一模一樣，但活潑，靈敏。

牠伸展着翅膀，漸漸變大了。

我很清楚的看見了牠的發閃光的眼睛，尖利的嘴，長而威凜的頭頸，堅強的翅膀，粗大的腿——威嚴而且可怕。

「不像你所想像的那麼微弱！」

牠忽然對我擡起頭來，大聲的說起話來。

「到了第二個的夏天，我們又將起來，集合着伴侶，攻擊你們卑劣的人們！那時，我們將要吸盡你們的血液，帶給你們疾病和死亡！……冬天是我們安息的時期，現在我

也去睡眠了，明年再來和你相見！……」

牠說了，嗡的一聲，飛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我聽着，不禁竦然，毛髮都豎了起來。

燈愈加明亮了。牆上的影子兇惡地睜着眼。牆壁帶着黝黑的斑點，張着口，獐獐地
枯笑着。書架豎着眉毛，危然站着……

雪

美麗的雪花飛舞起來了。我已經有三年不曾見着牠。

去年在福建，彷彿比現在更遲一點，也曾見過雪。但那是遠處山頂的積雪，可不是飛舞着的雪花。在平原上，牠只是偶然的隨着雨點灑下來幾顆。沒有落到地面的時候，牠的顏色是灰的，不是白色；牠的重量像是雨點，並不會飛舞。一到地面，牠立刻融成了水，沒有痕跡，也未嘗跳躍，也未嘗發出悉率的聲音，像江浙一帶下雪子時的模樣。這樣的雪，在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牠的老年的福建人，誠然能感到特別的意味，談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卻總覺得索然。「福建下過雪」，我可沒有這樣想過。

我喜歡眼前飛舞着的上海的雪花。牠纔是「雪白」的白色，也纔是花一樣的美麗。牠好像比空氣還輕，並不從半空裏落下來，而是被空氣從地面捲起來的。然而牠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黃昏時候的成市的蚊蚋，像春天流蜜時期的蜜蜂，牠的忙碌的飛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黏着人身，或擁入窗隙，彷彿自有牠自己的意志和目的。牠靜

默無聲。但在牠飛舞的時候，我們似乎聽見了千百萬人馬的呼號和腳步聲，大海的洶湧的波濤聲，森林的狂吼聲，有時又似乎聽見了情人的切切的密語聲，禮拜堂的平靜的晚禱聲，花園裏的歡樂的鳥歌聲……牠所帶來的是陰沈與嚴寒。但在牠的飛舞的姿態中，我們看見了慈善的母親，柔和的情人，活潑的孩子，微笑的花，溫暖的太陽，靜默的晚霞……牠沒有氣息。但當牠撲到我們面上的時候，我們似乎聞到了曠野間鮮潔的空氣的氣息，山谷中幽雅的蘭花的氣息，花園裏濃郁的玫瑰的氣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氣息……在白天，牠做出千百種婀娜的姿態；夜間，牠發出銀色的光輝，照耀着我們行路的人，又在我們的玻璃窗上札札地繪就了各式各樣的花卉和樹木，斜的，直的，彎的，倒的。還有那河流，那天上的雲……

現在，美麗的雪花飛舞了。我喜歡，我已經有三年不曾見着牠。我的喜歡有如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牠的老年的福建人。但是，和老年的福建人一樣，我回想着過去下雪時候的生活，現在的喜悅就像這鑽進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似的，漸漸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記得某年在北京，一個朋友的寓所裏，圍着火爐，煮着全中國最好的白菜和麵，喝

着酒，剝着花生，談笑得幾乎忘記了身在異鄉；吃得滿面通紅，兩個人一路唱着，一路踏着吱吱地叫着雪的響，踉蹌地從東長街的起頭踱到西長街的盡頭，又忘記了正是異鄉最寒冷的時候。這樣的生活，和今天的一比，不禁使我感到惘然。上海的朋友們都像是工廠裏的機器，忙碌得一刻沒有休息；而在下雪的今天，他們又叫我一個人看守着永不會有人或電話來訪問的房子。這是多麼孤單，寂寞，乏味的生活。

“Sensencajol!”我聽見過去的我對今天的我這樣說了。正像我在福建的時候，對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說的一樣。

但是，另一個我出現了。他是足以對着過去的北京的我射出驕傲的眼光來的我。這個我，某年在南京下雪的時候，曾經有過更快活的生活：雪落得很厚，蓋住了一切的田野和道路。我和我的愛人在一片荒野中走着。我們辨別不出路徑來，也並沒有終止的目的。我們只讓我們的腳歡喜怎樣就怎樣。我們的腳常常歡喜踏在最深的溝裏。我們未嘗感到這是曠野，這是下雪的時節。我們彷彿是在花園裏，路是平坦的，而且是柔軟的。我們未嘗覺得一點寒冷，因為我們的心是熱的。

“Sensencajol!”我聽見在南京的我對在北京的我這樣說了。正像在北京的我對着今天

的我所說的一樣，也正像在福建的我對着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雪的老年人的福建人所說的一樣。

然而，我還有一個更可驕傲的我在呢。這個我，是有過更快樂的生活的，在故鄉：冬天的早晨，當我從被窩裏伸出頭來，感覺到特別的寒冷，隔着蚊帳望見天窗特別的陰暗，我就首先知道外面下了雪了。「雪落啦白洋洋，老虎拖娘娘……」這是我躺在被窩裏反覆地唱着的歡迎雪的歌。別的早晨，照例是母親和姊姊先起牀，等她們煮熟了飯，拿了火爐來，代我烘暖了衣褲鞋襪，纔肯鑽出被窩，但是在下雪天，我就有了最大的勇氣。我不需要火爐，雪就是我的火爐。我把牠捻成了團，捧着，丟着。我把牠堆成了一個和尚，在牠的口裏：插上一枝香煙。我把牠當做糖，放在口裏。地上的厚的積雪，是我的地氈，我在牠上面打着滾，翻着筋斗。牠在我的底下發出嗤嗤的笑聲，我在牠上面哈哈的回答着。我的心是和牠合一的。我和牠一樣的柔和，和牠一樣的潔白。我同牠到處跳躍，我同牠到處飛跑着。我站在屋外，我願意牠把我造成一個雪和尚。我躺在地上願意牠像母親似的在我身上蓋下柔軟的美麗的被窩。我願意隨着牠在空中飛舞。我願意隨着牠騎在人的肩上。我願意雪就是我，我就是雪。我年青。我有勇氣。我有最寶貴的

生命的力。我不知道憂慮，不知道苦惱和悲哀……

“Sensenajol Yi maljunloj”我聽見幼年的我對着過去的那些我這樣說了。正如過去的那些我驕傲地對別個所說的一樣。

不錯，一切的雪天的生活和幼年的雪天的生活一比，過去的和現在的喜悅是像這鑽進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一樣，漸漸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然而對着這時穿着一襲破單衣，站在屋角裏發抖的或竟至於僵死在雪地上的窮人，則我的幼年時候快樂的雪天生活的意義，又如何呢？這個他對着這個我，不也在說着“Sensenajol”的話嗎？

而這個死有完膚的他，對着這時正在零度以下的長城下，捧着凍結了的機關槍，即將被礮彈打成雪片似的兵士，則其意義又將怎樣呢？“Sensenajol”這句話，該是誰說呢？

天呵，我不能再想了。人間的歡樂無平衡，人間的苦惱亦無邊限。世界無終極之點，人類亦無末日之時。我既生為今日的我，為什麼要追求或留戀今日的我以外的我呢？今日的我雖說是寂寞地孤單地看守着永沒有人或電話來訪問的房子，但既可以安逸

地躲在房子裏烤着火，避免風雪的寒冷；又可以隔着玻窗，詩人一般的靜默地鑑賞着雪花飛舞的美的世界，不也是足以自滿的我嗎？

抓住現實。只有現實是最寶貴的。

眼前雪花飛舞着的世界，就是最現實的現實。

看呵！美麗的雪花飛舞着呢。這就是我三年來相思着而不能見到的雪花。

父親的玳瑁

在牆腳跟刷然溜過的那黑貓的影，又觸動了我對於父親的玳瑁的懷念。

淨潔的白毛的中間，夾雜些淡黃的雲霞似的柔毛，恰如透明的婦人的玳瑁首飾的那種貓兒，是被稱爲「玳瑁貓」的。我們家裏的貓兒正是那一類，父親就給了牠「玳瑁」這個名字。

在近來的這一匹玳瑁之前，我們還曾有過另外的一匹。牠有着同樣的顏色，得到了同樣的名字，同是從我姊姊家裏帶來，一樣地爲我們所愛。

但那是我不幸的妹妹的玳瑁，牠曾經和她盤桓了十二年的歲月。

而現在的這一匹，是屬於父親的。

牠什麼時候來到我們家裏，我不很清楚，據說大約已有三年光景了。父親給我的信，從來不曾提過牠。在他的理智中，彷彿以爲玳瑁畢竟是一匹小小的獸，比不上任何的家事，足以通知我們的。

但當我去年回到家裏的時候，我看到了父親和玳瑁的感情了。

每當廚房的碗筷一搬動，父親在後房餐桌邊坐下的時候，玳瑁便在門外「咪咪」的叫了起來。這叫聲是只有兩三聲，從不多叫的。牠彷彿在問父親，可不可以進來似的。

於是父親就說了，完全像對什麼人說話一樣：

「玳瑁，這裏來！」

我初到的幾天，家裏突然增多了四個人，在玳瑁似乎感覺到熱鬧與生疏的恐懼，常不肯即刻進來。

「來吧，玳瑁！」父親望着門外，不見牠進來，又說了。

但是玳瑁只回答了兩聲「咪咪」仍在門外徘徊着。

「小孩一樣，看見生疏的人，就怕進來了。」父親笑着對我們說。

但是過了一會，玳瑁在大家的不注意中，已經躍上了父親的膝上。

「哪，在這裏了。」父親說。

我們彎過頭去看，牠伏在父親的膝上，睜着略帶懼怯的眼望着我們，彷彿預備逃遁似的。

父親立刻理會牠的感覺，用手撫摩着牠的頸背，說：「咽吧，玳瑁。」一面他又轉過來對我們說：「不要多看牠，牠像姑娘一樣的呢。」

我們吃着飯，玳瑁從不跳到桌上來，只是靜靜地伏在父親的膝上。有時魚腥的氣息引誘了牠，牠使偶爾伸出半個頭來望了一望，又立刻縮了回去。牠的腳不肯觸着桌。這是牠的規矩，父親告訴我們說，向來是這樣的。

父親吃完飯，站起來的時候，玳瑁便先走出門外去。牠知道父親要到廚房裏去給牠預備飯了。那是真的。父親從來不會忘記過，他自己一吃完飯，便去添飯給玳瑁的。玳瑁的飯每次都有魚或魚湯拌着。父親自己這幾年來對於魚的滋味據說有點厭，但即使自己不吃，他總是每次上街去，給玳瑁帶了一些魚來，而且給牠儲存着的。

白天，玳瑁常在儲藏東西的樓上，不常到樓下的房子裏來。但每當父親有什麼事情將要出去的時候，玳瑁像是在樓上看着的樣子，便溜到父親的身邊，繞着父親的腳轉了幾下，一直跟父親到門邊。父親回來的時候，牠又像是在什麼地方遠遠望着，靜靜地傾聽着的樣子，待父親一跨進門限，牠又在父親的腳邊了。牠並不時時刻刻跟着父親，但父親的一舉一動，父親的進出，牠似乎時刻在那裏留心着。

晚上，玳瑁睡在父親的腳後的被上，陪伴着父親。

我們回家後，父親換了一個寢室。他現在睡到衙堂門外一間從來沒有人去的房子裏了。

玳瑁有兩夜沒有找到父親，只在原地方走着，叫着。牠第一夜跳到父親的牀上，發現睡着的是我們，便立刻跳了出去。

正是很冷的天氣。父親記念着玳瑁夜裏受冷，說牠恐怕不會想到他會搬到那樣冷落的地方去的。而且晚上衙堂門又關得很早。

但是第三天的夜裏，父親一覺醒來，玳瑁已在牀上睡着了，靜靜的，「咕咕」念着貓經。

半個月後，玳瑁對我也漸漸熟了。牠不復躲避我。當牠在父親身邊的時候，我伸出手去，輕輕撫摩着牠的頸背。牠伏着不動。然而牠從不自己走近我。我叫牠，牠仍不來。就是母親，她是永久和父親在一起的，牠也不肯走近她。父親呢，只要叫一聲「玳瑁」，甚至咳嗽一聲，牠便不曉得從什麼地方溜出來了，而且繞着父親的腳。

有兩次玳瑁到鄰居去遊走，忘記了吃飯。我們大家叫着「玳瑁玳瑁」，東西尋找

着，不見牠回來。父親卻猜到牠那裏去了。他拿着玳瑁的飯碗走出門外，用筷子敲着，只喊了兩聲「玳瑁」，玳瑁便從很遠的鄰屋上走來了。

「你的聲音像格外不同似的，」母親對父親說，「只消叫兩聲，又不大，牠便老遠的聽見了。」

「是哪，牠只聽我管的哩。」

對於寂寞地度着殘年的老人，玳瑁所給與的是兒子和孫子的安慰，我覺得。

六月四日的早晨，我帶着戰慄的心重到家裏，父親只躺在牀上遠遠地望了我一下，便疲倦地合上了眼皮。我悲苦地牽着他的手在我的面上撫摩。他的手已經有點生硬，不復像往日柔和地撫摩玳瑁的頸背那麼自然。據說在頭一天的下午，玳瑁曾經跳上他的身邊，悲鳴着，父親還很自然的撫摩着牠親密地叫着「玳瑁」。而我呢，已經遲了。

從這一天起，玳瑁便不再走進父親的以及和父親相連的我們的房子。我們有好幾天沒有看見玳瑁的影子。我代替了父親的工作，給玳瑁在廚房裏備好魚拌的飯，敲着碗，叫着「玳瑁」。玳瑁沒有回答，也不出來。母親說，這幾天家裏人多，鬧得很，牠該是躲在樓上怕出來的。於是我把飯碗一直送到樓上。然而玳瑁仍沒有影子。過了一天，碗

裏的飯照樣地擺在樓上，只飯粒乾癯了一些。

玳瑁正懷着孕，需要好的滋養。一想到這，大家更其焦慮了。

第五天早晨，母親纔發現給玳瑁在廚房預備着的另一隻飯碗裏的飯略略少了一些。大約牠在沒有人的夜裏走進了廚房。牠應該是非常飢餓了。然而仍像吃不下的樣子。

一星期後，家裏的戚友漸漸少了。玳瑁仍不大肯露面。無論誰叫牠，都不答應，偶然在樓梯上溜過的後影，顯得憔悴而且瘦削，連那懷着孕的肚子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

一天一天家裏愈加冷靜了。滿屋裏主宰着靜默的悲哀。一到晚上，人還沒有睡，老鼠便吱吱叫着活動起來，甚至我們房間的樓上也在叫着跑着。玳瑁是最會捕鼠的。當去年我們回家的時候，即使牠跟着父親睡在遠一點的地方，我們的房間裏從沒有聽見過老鼠的聲音，但現在玳瑁就睡在隔壁的樓上，也不過問了。我們毫不埋怨牠。我們知道牠所以這樣的原因。

可憐的玳瑁。牠不能再聽到那熟識的親密的聲音，不能再得到那慈愛的撫摩，牠是在怎樣的悲傷呵！

三星期後，我們全家要離開故鄉。大家預先就在商量，怎樣把玳瑁帶出來。但是離

開預定的日子前一星期，玳瑁生了小孩了。我們看見牠的肚子鬆癢着。

怎樣可以把牠帶出來呢？

然而爲了玳瑁，我們還是不能不帶牠出來。我們家裏的門將要全鎖上。鄰居們不會像我們似的愛牠，而且大家全吃着素菜，不會捨得買魚餵牠。單看玳瑁的脾氣，連對於母親也是冷淡淡的，決不會喜歡別的鄰居。

我們還是決定帶牠一道來上海。

牠生了幾個小孩，什麼樣子，放在那裏，我們雖然極想知道，卻不敢去驚動玳瑁。我們預定在餵玳瑁的時候，先捉到牠，然後再尋覓牠的小孩。因爲這幾天來，玳瑁在吃飯的時候，已經不大避人，捉到牠應該是容易的。

但是兩天後，我們十幾歲的外甥遏抑不住他的熱情了。不知怎樣，玳瑁的孩子們所在的地方先被他很容易的發見了。牠們原來就在樓梯門口，一隻半掩着的糖箱裏。玳瑁和牠的小孩們就住在這裏，是誰也想不到的。外甥很喜歡，叫大家去看。玳瑁已經溜得遠遠的在懼怯地望着。

我們想，既然玳瑁已經知道我們發覺了牠的小孩的住所，不如便先把牠的小孩看守

起來，因為這樣，也可以引誘玳瑁的來到，否則牠會把小孩啣到更沒有人曉得的地方去的。

於是我們便做了一個更安適的窠，給牠的小孩們，攜進了以前父親的寢室，而且在父親的牀邊。

那裏是四個小孩，白的，黑的，黃的，玳瑁的，都還沒有睜開眼睛。貼着壓着，鑽成一團，肥圓的。捉到牠們的時候，偶然發出微弱的老鼠似的吱吱的鳴聲。

「生了幾隻呀？」母親問着。

「四隻。」

「嗨，四隻！怪不得！扛了你父親的棺材，不要再扛我的呢！」母親歎息着，不快樂的說。

大家聽着這話，楞住了。

「把牠們丟出去！」外甥叫着說，但他同時卻又喜悅地撫摩着玳瑁的小孩們，捨不得走開。

玳瑁現在在樓上尋覓了，牠大聲的叫着。

「玳瑁，這裏來，在這裏，」我們學着父親彷彿對人說話似的叫着玳瑁說。

但是玳瑁像只懂得父親的話，不能瞭解我們說什麼。牠在樓上尋覓着，在街堂裏尋覓着，在廚房裏尋覓着，可不走進以前父親天天夜裏帶着牠睡覺的房子。我們有時故意作弄牠的小孩們，使牠們發出微弱的鳴聲。玳瑁仍像沒有聽見似的。

過了一會，玳瑁給我們女工捉住了。牠似乎餓了，走到廚房去吃飯，卻不防給她一手捉住了頸背的皮。

「快來！快來！捉住了！」她大聲叫着。

我扯了早已預備好的繩圈，跑出去。

玳瑁大聲的叫着，用力的掙扎着。待至我伸出手去，還沒抱住玳瑁，女工的手一鬆，玳瑁溜走了。

牠再不到廚房裏去，只在樓上叫着，尋覓着。

幾點鐘後，我們只得把玳瑁的小孩們送回樓上。牠們顯然也和玳瑁似的在忍受着飢餓和痛苦。

玳瑁又靜默了，不到十分鐘，我們已看不見牠的小孩們的影子。現在可不必再費氣

力，誰也不會知道牠們的所在。

有一天一夜，玳瑁沒有動過廚房裏的飯。以後幾天，牠也只在夜裏，待大家睡了以後到廚房裏去。

我們還想設法帶玳瑁出來，但是母親說：

「隨牠去吧，這樣有靈性的貓，那裏會不曉得我們要離開這裏。要出去自然不會躲開的。你們看牠，父親過世以後，再也不忍走進那兩間房裏，並且幾天沒有吃飯，明明在非常的傷心。現在怕是還想在這裏陪伴你們父親的靈魂呢。牠原是你父親的。」

我們只好隨玳瑁自己了。牠顯然比我們還捨不得父親，捨不得父親所住過的房子，走過的路以及手所撫摸過的一切。父親的聲音，父親的形象，父親的氣息，應該都還很深刻地縈繞在牠的腦中。

可憐的玳瑁，牠比我們還愛父親！

然而玳瑁也太淒慘了。以後還有誰再像父親似的按時給牠好的食物，而且慈愛地撫摩着牠，像對人說話似的一聲聲地叫牠呢？

離家的那天早晨，母親曾給牠留下了許多給孩子吃的稀飯在廚房裏。門雖然鎖着，

玳瑁應該仍然曉得走進去。鄰居們也曾答應代我們給牠飼料。然而又怎能和父親在的時候相比呢？

現在距我們離家的時候又已一月多了。玳瑁應該很健康着，牠的小孩們也該是很活潑可愛了吧？

我希望能再見到和父親的靈魂永久同在着的玳瑁。

寂寞

忽然回憶起往日，就懷念到寂寞，起了悵惘之感。

在那矗立的松樹下，鬆軟的黃土上，她常常陪着我坐着，不說一句話。我從稀疏的枝葉織成的籃網間，望着天空的白雲，看見了雲的流動，看見了牠所給與枝葉的各種奇特的顏色。我想知道這情景給與她的是些什麼，但她只是閉着口，靜默着連眼睛也不稍微向我轉動一下。

我站起來，向着那斜坡上的小徑走去，她也跟了走來。我默默地數着自己的腳步，輕聲地踏着地上的沙礫。我彷彿聽見了一種切切的密語。我想問她聽見了一些什麼，但她只是低着頭在後面跟着，彷彿沒有看見她前面的人，只是靜默着。

我停住在一個墳墓的前面，望着牠頂上戰慄着的那些小草。我彷彿看見了那裏有人走過。我記不起那熟識的影子是誰。我想問她，但她轉過身去，用背對着我，只是靜默着。

我走到了一道小河的旁邊，我就坐在那木橋的一頭。她也在我旁邊坐了下來。我靜靜地望着那流水，那浮萍，傾聽着小魚的跳躍聲，想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感到了抑鬱，從心底裏哼出了不可遏抑的歎息。但她沒有聽見似的，全不安慰我，也不問我。我看見了自己的影子，我哭了。我的眼淚落到流水上，發出響亮的聲音，流水湧了起來，滾到了我的腳邊。我發了狂，我想走下去，因為我愛那流水。但是她毫不感到恐怕，她彷彿完全不知道我想的什麼。她只是低着頭，合着眼，閉着嘴，靜默着，靜默着。

我對她起了厭惡，我走了，我不准她再跟着我，我把她毫不留情的推了開去。我離開她走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我發誓永不再見她。

但是那矗立的松樹和鬆軟的黃土，那斜坡的小徑和沙礫，和那墳墓上的小草，以及那流水，木橋，浮萍，都和我太熟識了，我幾乎能夠數出牠們的每一根纖維。牠們和我是那樣的親切。

我願意再回到那裏，和牠們盤桓，再讓寂寞陪伴着我！

孩子的馬車

爲了工作的關係，我帶着家眷從故鄉遷到上海來住了。收入是微薄的，我決定在離開熱鬧的區域較遠的所在租下了兩間房子。照着過去的習慣，這裏是依然被稱爲鄉下的，但我卻很滿意，覺得比那被稱爲上海的熱鬧區域還好。這裏有火車，有汽車，交通頗方便；這裏有田野，有樹木，空氣很新鮮；這裏的房租相當的便宜，合於我的經濟情形；最後則是這裏的鄰居多和我一樣的窮困，不至於對我射出輕蔑的眼光來。

於是我住下了，很安心地，而且一星期之後，甚至還發現了幾個特點，幾乎想永久的住下去了：第一是清靜，合宜於我的工作；其次是樸素，合宜於我的孩子們的教養；再次是前後左右的鄰居大部分是書店的編輯或學校的教員，頗可做朋友的。

但是過了不久，我不能安靜地工作了。

「爸爸！爸爸！……」我的兩個孩子一天到晚地叫着，扯我的衣服，推我的椅子，爬到我的桌子上來，搶我的紙筆，擾亂我工作。

爲的什麼呢？

「去買一個汽車來，紅紅的！像金生的那樣！」

這真是天曉得，我那裏去弄這許多錢？房租要付，衣服要做，飯要吃，每天還愁着支持不下來，卻斜刺裏來了這一個要求。

「金生是誰呀？」

「六號的小朋友！」他們已經交結下了朋友了。「紅紅的！兩個人好坐的，有玻璃，有喇叭——啞！……」

這就夠了，我知道那樣的車子是非三十幾元錢不辦的。

「去問媽媽，我沒有錢，」我說。

他們去了，但又立刻跑了回來，叫着說：

「問爸爸呀！媽媽說的！」

我搖了一搖頭：

「我沒有錢。」

於是他們哭了，蹬着腳，揮着手，扭着身子，整個的房子像要被震動得塌下來了似

的。

「好呀，好呀，等我拿到錢去買呀！現在不准鬧！」我終於把他們遏制住了。

但這也只是暫時的。第二天他們又鬧了，第三天又鬧了，一直鬧了下去，用眼淚，用叫號，彷彿永不會完結似的。

「唉！七歲了還這麼不懂事，」妻對着大的孩子說，「你比妹妹大了兩歲，應該知道呀！買這樣貴的玩具的錢，可以給你做許多漂亮的衣服呢！」

「那你買一個腳踏車給我，像八號的！」大的孩子回答說，他算是讓步了。

「好的，好的，等爸爸有了錢，是嗎？」妻說，對我丟了一個眼色。

我點了一點頭。

但這也是不可能的。像八號的孩子那樣，就要八九元，而且是一個人坐的，買起來就得買兩隻。這希望，只好叫他們無限期的等待下去了。夏天已經來到，蚊子嗡嗡地叫了起來，帳子還沒有做。我的身上的夾衣有點不能耐了，兩件半新舊的單衫還寄在人家的箱子裏。今天有人來收米賬，明天有人來收煤賬。偶然預支到一點薪水，沒有留過夜，就分配完了。生活的重擔緊緊地壓迫着我透不過氣來，我終於發氣了，有一天，當

他們又來擾亂我的工作的時候：

「滾開！」我捻着拳頭，幾乎往孩子的頭上打了下去，一面憤怒地說着，忘記了他們是孩子。「不會偷，不會盜，又不會像人家似的向資本家討好，我到那裏去弄這許多錢來呀？……」

孩子們害怕了，這次一點也不敢哭，睜着驚懼的眼睛，偷偷地溜着走了出去。

他們有好幾天不曾來擾亂我的工作。尤其是大的孩子，一看見我，就遠遠地躲了開去，一天到晚低着頭，沒有走出門外去。我起初很滿意自己的舉動，覺得意外地發現了管束孩子的方法，但隨後卻漸漸看出了我的大孩子不但對我冷淡，對什麼人都冷淡了，他變得很沈默，沒有一點笑臉。他的眼睛裏含着失望的憂鬱的光，常常一個人在屋角裏坐着，翕動着嘴唇，彷彿在自言自語似的。

「爲了一個車子啊，」有一天，妻對我說，「這幾天來變了樣子，連飯也不大愛吃，昨夜還聽見他說夢話，問你要一個車子呢！」

我的心立刻沈下了，想不到一個小小的孩子對於自己的慾望就有着這樣的固執。真的，他這幾天來不但胃口壞的很，連臉色也變黃了，肌肉顯然消瘦了許多，額上，頸上

和手腕上都露出青筋來。這樣下去是可怕的，我這個做父親的人，須得實現他的希望了，無論怎樣的困難。

「好了，好了，爸爸就給你去買來，好孩子，」我於是安慰着孩子說，「但可只有一個，和妹妹分着騎，你是哥哥，不能和她爭奪的，聽話嗎？」

他的眼中立刻射出閃爍的光來，滿臉都是笑容，他的妹妹也喜歡得跳躍了。

「聽話的！我讓妹妹先騎！」大的孩子叫着說。

於是我戴上帽子，預備走了，但妻卻止住了我：

「你做什麼要哄騙孩子呢？回來沒有車子，不是更使他們失望嗎？你袋裏不是只有兩元錢了，那裏夠買一輛車子呀？」

「我自自辦法，」我說着走了，「一定給買來的。」

我從報上知道，有一家公司正在廉價，說是有一種車子只要一元幾毛錢。那末我的孩子可以得到一輛了。

那是一種小小的馬車，有着木做的白色的馬頭，但沒有馬的身子。坐人的地方是圈椅的形式，漆得紅紅的，也頗美麗，輪子是鐵的，也有薄薄的橡皮圍着。

「是犧牲品呢！」公司裏的人說，「從前差不多要賣四元，現在只有二輛了。」我檢查了一遍，尙無什麼損壞，就立刻付了一元七毛半的代價，提着走了。

來去的時間相當的長，下午二時出門，到家裏已是黃昏時候。兩個孩子正在弄堂外站着，據說是從我出門不到半點鐘就在那裏等候着的。

「啊！車子！啊！車子！」他們遠遠地就這樣叫着，迎了上來，到得身邊，一個抱着馬頭，一個扳住圈椅，好像要把牠折成兩截一樣。

「這車子，比人家的怎麼樣呀？」我按住了他們的手，問着。

「比人家的好！比人家的好！這是個馬車，好看！好看！」兩個孩子一致的回答說，歡喜得像要把牠吞下去了似的。

「可不能爭奪，一個一個的輪着騎呢，聽見嗎？」

「聽見的。」

「誰先騎？」

「妹妹先騎吧。」小孩子說着放了手，但又像捨不得似的，熱情地親愛地摸了一摸馬頭上的鬃毛，然後纔悵悵地紅着臉退了開去。

我不能知道他是怎樣克服他自己的，我只看見他的眼睛裏亮晶晶地閃動着淚珠，他的心顯然在強烈地跳躍着。

我：現這輛車子夠好了，牠很輕快，沒有那汽車的呆笨。而且給小孩子騎不會太小，給小孩子騎不會太大，他們很快的就練習得純熟了。

「得而！得而！」他們一面這樣喊着，像是騎在真的馬上一樣。

這是我大孩子記起來的，他到過北方，看見過許多馬車和騾車。現在他居然成了沙漠上的旅行者了。而且他還很得意，說是六號的小汽車不如這馬車。

「我的好！」我聽見他在和六號的孩子爭執說。

「我的是馬車！得而……」

「是匹死馬呀！」

「是個假汽車哩！」

「看誰跑的快！」

「比賽——一，二，三！」

我看見馬車跑贏了，汽車到底是呆笨的，鐵塔鐵塔，既會響，又吃力，不像馬車的

輕捷，尤其是轉彎抹角，非跳出車子外，把牠拖着走不可，尤其是跳進跳出，只能像紳士似的慢慢的來，不然就鉤住了衣服，鉤進了腿子。

我和妻都非常的喜悅。我們以前總以為窮人的孩子是沒有享受幸福的命運的。

「早曉得這樣，早就給他們買了，」我喃喃的說。

我從此可以安靜地工作了，孩子們再也不來擾亂，他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那車子，甚至連飯也忘記吃，沒有心思吃了。

然而這樣幸福的時間，卻繼續得並不久。不到十天，那輛小小的馬車完結了。

我聽見孩子在衙堂裏尖利的哭號的聲音，跑出去看時，這輛馬車已經倒在地上。牠的頭可憐地彎曲着，睜着損傷的眼睛，彷彿在那裏流眼淚，牠的前面的一個鐵輪子折斷了，不勝痛苦似的屈伏着。大孩子剛從地上爬起來，手背流着血。

「是他呀！他呀！」我的五歲的小孩叫着說，用手指指着。

那是六號的小孩，他坐在他的汽車裏，睜着憤怒的眼望着我的孩子。

「是他來撞我的！」他說。

「是他呀！他對我衝了過來！」我的大孩子哭號着說，「他恨我的車子跑得快！」

「要你賠！」小的孩子叫着說。

「你把我車頭的漆撞壞了，要你賠！」

他們開始爭吵了，大家握着拳，像要相打起來。

「算了，算了，」我叫着說，「趕快回家！」

「我早就說過，買車子不如做衣服穿！果然沒幾天就撞壞了！」妻也走了出來說，「沒有掃壩人還算好的呀！」

我們拖着那可憐的馬車，逼着孩子回到了家裏。好不容易纔止住了大孩子的哭泣，細細檢查那輛馬車，已經沒有一點救濟的辦法，只好把牠丟到屋角去。

「一定是原來就壞的，所以這樣便宜哪！」妻說。

「那自然，」我說，「即使不壞也不會結實的，所以是犧牲品呵。這十天來也玩得夠了，現在就廢物利用，把木頭的一部分拆下來燒飯吧。」

「那不能！」小孩子着急地叫着說，「我要的！」

他立刻跑去，把那個歪曲了的馬頭抱住了。許久許久，我還看見他露着憂鬱的眼光，翕動着嘴唇在低聲的說着什麼，輕輕地撫摸着他所珍愛的結束了生命的馬車。

一連幾天，他沒有開過笑臉。

戰場

一個用厚紙板做成的方盒子：每邊八吋長，二吋高，分隔成了兩層，上面用玻璃蓋着，這分隔着盒子的紙板上畫着彩色的圖畫：煙火迷漫中，一些兵士分別控制着一輛坦克車，一架野砲，一架高射砲，一架重爆擊機，一架機關槍，一輛鐵甲車，一道城牆。這七處有七個小洞，表示着占據着這些兵器和要塞的意義。牠們的周圍和附近又有七個大的圓洞，挖在紅十字的中心，表示着失敗的意義——是負傷，輕傷，重傷和戰死。左下角一條通底層的斜坡，是上戰場的道路。從這裏出來的七個銀色的亮晶晶小球，便是企圖占領那六種兵器和一個要塞的兵士。

人用兩手握著這盒子，傾側着，偏斜着，便把這七個銀色的戰士滾上了戰場；隨後輕輕地顛動着，他們就在高射砲，坦克車，重爆擊機等等的砲火中轉動了起來，或負傷，或戰死，從較大的洞口落下了底層；或占領了要塞，或占領了鐵甲車，安定在較小的洞口。

底層是黑暗的。要光明，須上戰場。但戰場上是危險的，占領不到一種兵器或要塞，便須受傷或戰死，陷落在黑暗的地獄裏。這戰場上沒有安全的地帶，除了占領以外，沒有凸凹不平之處可以躲藏停滯，即使在四邊的角隅裏，也接近着死傷的門路。

左下角正滾動着一個巨獸似的坦克車，伸着好幾隻礮口對着不同的方向猛擊着，可以看見四飛的塵埃和血肉模糊的人身的碎片。左上角有人架着高射礮，對着天空轟着，已經有一架被毀的飛機倒着機身，帶着火焰朝地上滾了下來。右上角的城牆又高又厚，誰要支起雲梯，誰就會被城上的兵士擊下地來。右下角有人架着機關槍，在猛烈地掃射着，遠處的綠色的樹林給點上了火了。在這戰場的活動着的是野礮和鐵甲車，在空中翱翔着的是重爆擊機。到處都熊熊地發着火，響聲震破了耳鼓，煙火蒙住了視線，地在發抖，天在崩塌。

這七個戰士露着慘白的臉色顫慄地在礮火下滾動着，他們沒有一刻停留，沒有一刻休息，忘記了飢餓和冷熱，一會兒穿過了鐵甲車的輪下，一會兒偷到了機關槍手的後面，一會兒繞着城牆，一會兒鑽到了野礮的底下，在爆裂的礮火中掙扎着。他們忽而互相緊貼着，擁抱着，忽而四散滾動着，忽而成排地奔跑着，忽而結成了兩個三個的隊

伍，忽而互相擁擠着，擊掃着，他們失了知覺，發了瘋，旋轉着，旋轉着……

在這戰場上沒有父母子女，沒有親戚朋友，沒有眼淚和微笑，沒有感情和理智。在這戰場上，只看見煙火，血肉和塵埃，只聽見爆炸，崩塌和吶喊。在這戰場上，生命成了一粒微小的灰塵，頃刻間就崩潰消失在空氣裏。在這戰場上，只有占領或死傷……

這七個銀色的戰士跳躍着，滾動着，東西擊撞着，很快的就受傷的受傷，戰死的戰死了。

他們的生命是操在那握着盒子的兩隻手裏，兩隻巨大的有着深刻的條紋，粗黑的汗毛，堅硬的指甲的手，或者兩隻嫩白的柔軟的纖細的女人的手，或者兩隻豐肥的紅潤的孩子的。

當這些巨大的手，纖細的手，紅潤的手，一時高興，想用遊戲來娛樂自己的時候，這七個被命運註定了永久被關閉在地層裏的戰士就得重新跑上戰場，與礮火相搏擊，找着生或死……

旅人的心

或是因爲年幼善忘，或是因爲不常見面，我最初幾年中對父親的感情怎樣，一點也記不起來了。至於父親那時對我的愛，卻從母親的話裏就可知道。母親近來顯然在深深地記念父親，又加上年紀老了，所以一見到她的小孫兒吃牛奶，就對我說了又說：

「正是這牌子，有一隻老鷹！……你從前奶子不夠吃，也吃的這牛奶。你父親真捨得，不曉得給你吃了多少，有一次竟帶了一打來，用木箱子裝着。那比現在貴得多了。他的收入又比你現在的少……」

不用說，父親是從我出世後就深愛着我的。

但是我自己所能記憶的我對於父親的感情，卻是從六七歲起。

父親向來是出遠門的。他每年只回家一次，每次約在家裏住一個月，時期多在年底年初。每次回來總帶了許多東西：肥皂、蠟燭、洋火、布匹、花生、豆油、粉乾……都夠一年的食用。此外還有專門給我的帽子、衣料、玩具、紙筆、書籍……

我平日最歡喜和姊姊吵架，什麼事情都不能安靜，常常挨了母親的打，也還不肯屈服。但是父親一進門，我就完全改變了，安靜得彷彿天上的神到了我們家裏，我的心裏充滿了畏懼，但又不像對神似的懼於他的權威，卻是在畏懼中間藏着無限的喜悅，而這喜悅中間卻又藏着說不出的親切的。我現在不再叫喊，甚至不大說話了；我不再跳跑，甚至連走路的地步也十分輕了；什麼事情我該做的，用不着母親說，就自己去做好；什麼事情我該對姊姊退讓的，也全退讓了。我簡直換了一個人，連自己也覺得：聰明，誠實，和氣，勤力。

父親從來不對我說半句埋怨話，他有着宏亮而溫和的音調。他的態度是莊重的。但臉上沒有威嚴卻是和氣。他每餐都喝一定分量的酒，他的皮膚的血色本來很好，喝了一點酒，臉上就顯出一種可親的紅光。他愛講故事給我聽，尤其是喝酒的時候，常常因此把一頓飯延長一二個鐘頭。他所講的多是他親身的閱歷，沒有一個故事裏不含着誠實，忠厚，勇敢，耐勞。他學過拳術，偶然也打拳給我看，但他接着就講打拳的故事給我聽；學會了這一套不可露鋒芒，只能在萬不得已時用來保護自己。父親雖然不是醫生，但因為祖父是業醫的，遺有許多醫書，他一生就專門研究醫學。他抄了許多方子，配了

許多藥，贈送人家，常常叫我幫他的忙。因此我們的牆上貼滿了方子，衣櫃裏和抽屜裏滿是大大小小的藥瓶。

一年一度，父親一回來，我彷彿新生了一樣，得到了學好的機會；有事可做，也有學問可求。

然而這時間是短促的。將近一個月，他慢慢開始整理他的行裝，一樣一樣的和母親商議着別後一年內的計劃了。

到了遠行的那夜一時前，他先起了牀，一面打紮着被包箱夾，一面要母親去預備早飯，二時後，吃過早飯，就有划船老人在牆外叫喊起來，是父親離家的時候了。

父親和平日一樣滿臉笑容，他確信他這一年的事業將比往年更好。母親和姊姊雖然眼眶裏貯着惜別的眼淚，但爲了這是一個吉日，終於勉強地把眼淚忍住了。只有我大聲啼哭着，牽着父親的衣襟，跟到了大門外的埠頭上。

父親把我交給母親，在燈籠的光中仔細地走下階級，上了船，船就靜靜地離開了岸。

「進去吧，很快就回來的，好孩子。」父親從船裏伸出頭來，說。

船上的燈籠熄了，白茫茫的水面上只顯出一個移動着的黑影。幾分鐘後，牠迅速地消失在幾步外的橋的後面。一陣關閉船篷聲，接着便是漸遠漸低的咕呀咕呀的槳聲。

「進去吧，還在夜裏呀。」過了一會，母親說着，帶了我和姊姊轉了身，「很快就回來了，不聽見嗎？留在家裏，誰去賺錢呢？」

其實我並沒想到把父親留在家裏，我每次是只想跟父親一道出門的。

父親離家老是在夜裏，又冷又黑。想起來這旅途很覺可怕。那樣的夜裏，岸上是沒有行人也沒有聲音的，倘使有什麼發現，那就十分之九是可怕的鬼怪或野獸。尤其是在河裏，常常起着風，到處都潛着吃人的水鬼，一路所經過的兩岸大部分極其荒涼，這裏一個墳墓，那裏一個棺材，連白天也少有行人。

但父親卻平靜地走了，露着微笑。他不畏懼也不感傷，他常說男子漢要膽大量寬，而男子漢的眼淚和珍珠一樣寶貴。

一年一年過去着，我漸漸大了，想和父親一道出門的念頭也跟着深起來，甚至對於夜間的旅行起了好奇和羨慕。到了十四五歲，鄉間的生活完全過厭了，倘不是父親時常寄小說書給我，我說不定會背着母親私自出門遠行的。

十七歲那年的春天，我終於達到了我的志願。父親是往江北去，他送我到上海。那時姊姊已出了嫁生了孩子，母親身邊只留着一個五歲的妹妹。她這次終於遏抑不住情感，離別前幾天就不時滴下眼淚來，到得那天夜裏她傷心的哭了。

但我沒有被她的眼淚所感動。我很久以前聽到我可以出遠門，就在焦急地等待着那日子，那一夜我幾乎沒有合眼，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快樂。我滿臉笑容，跟着父親在暗淡的燈籠光中走出了大門。我沒注意母親站在岸上對我的叮囑，一進船艙，就像脫離了火坑一樣。

「竟有這樣硬心腸，我哭着，他笑着！」

這是母親後來常提起的話，我當時歡喜什麼，我不知道。我只覺得心裏十分的輕鬆，對着未來有着模糊的憧憬，彷彿一切都將是快樂的，光明的。

「牛上輓了！」

別人常在我出門前就這樣的說，像是譏笑我，像是憐憫我，但我不以為意，我覺得那所謂輓是人所應當負擔的，我勇敢地挺了一挺胸部，彷彿樂意地用兩肩承受了那負擔，而且覺得從此纔成爲一個「人」了。

夜是美的，黑暗與沈寂的美。從篷隙裏望出去，看見一幅黑布蒙在天空上，這裏那裏鑲着亮晶晶的珍珠。兩岸上緩慢地往後移動的高大的墳墓彷彿是保護我們的堡壘，平躺着的草紮的和磚蓋的棺木就成了我們的埋伏的衛兵。樹枝上的鳥巢裏不時發出噉噉的拍翅聲和細碎的鳥語，像在慶祝着我們的遠行。河面一片白茫茫的光微微波動着。船像在柔漿輕漾的網子生滑了過去，船頭下低低地響着淙淙的波聲，接着是咕呀咕呀的前槳聲和有節奏的噉噉噉的後槳撥水聲，清冽的水的氣息，重濁的泥土的氣息，和複雜的草木的氣息在河面上混合成了一種特殊的親切的香氣。

我們的船彎彎曲曲地前進着，過了一橋又一橋。父親不時告訴着我，這是什麼橋，現在到了什麼地方。我靜默地坐着，聽見前槳暫時停下來，一股寒氣和黑影襲進船裏，知道又過了一個橋。

一小時以後，天色漸漸轉白了，岸上的景物開始露出明顯的輪廓來，船艙裏映進了一點亮光，稍稍推開篷，可以望見天邊的黑雲慢慢地變成了灰白色，浮在薄亮的空中。前面的山峯隱約地走了出來，然後像一層一層地脫下衣衫似的，按次地露出了山腰和山麓。

「東方發白了。」父親喃喃地唸着。

白光像凝定了一會，接着就迅速地揭開了夜幕，到處都明亮起來。現在連岸上的細小的枝葉也清晰了。星光暗淡着，稀疏着，消失着。白雲增多了，東邊天上的漸漸變成了紫色，紅色。天空變成了藍色。山是青的，這裏那裏迷漫着乳白色的煙雲。

我們的船駛出了山峽裏，兩邊全是繁密的松柏，竹林和一些不知名的常青樹。河水漸漸清淺，兩邊露出石子灘來。前後左右都駛着從各處來的船隻。不久船靠了岸，我們完成了第一段的旅程。

當我踏上埠頭的時候，我發現太陽已在我的背後。這約莫兩小時的行進，彷彿我已經趕過了太陽，心裏暗暗地充滿了快樂。

完全是個美麗的早晨。東邊山頭上的天空全紅了。紫紅的雲像是被小孩用毛筆亂塗出的一樣，無意地成了巨大的天使的翅膀。山頂上一團濃雲的中間露出了一個血紅的可愛的緊合着的嘴唇，像在等待着誰去接吻。兩邊的最高峯上已經塗上了明亮的光輝。平原上這裏那裏昇騰着白色的炊煙，像霧一樣。埠頭上忙碌着男女旅客，成羣地往山坡上走了去。挑夫，轎夫，喝着道，追趕着，跟隨着，顯得格外的緊張。

就在這熱鬧中，我跟在父親的後面走上了山坡，第一次遠離故鄉，跋涉山水，去探問另一個憧憬着的世界，勇往地肩起了「人」所應負的擔子。我的血在飛騰着，我的心是平靜的，平靜中滿含着歡樂。我堅定地相信我將有一個光明的偉大的未來。

但是暴風雨捲着我的旅程，我愈走愈遠離了家鄉。沒有好的消息給母親，也沒有如母親所期待的三年後回到家鄉。一直過了七八年，我纔負着沈重的心，第一次重踏到生長我的土地。那時雖走着出門時的原來路線，但山的兩邊的兩條長的水路已經改駛了汽船，過嶺時換了洋車。叮叮叮叮的鈴子和嗚嗚的汽笛聲激動着旅人的心。

到得最近，路線完全改變了。山嶺已給剷平，離開我們村莊不遠的地方，開了一條極長的汽車路。牠把我們旅行的時間從夜裏二時出發改做了午後二時。然而旅人的心愈加亂了，沒有一刻不是強烈地被震動着。父親出門時是多麼的安靜，舒緩，快樂，有希望。他有十年二十年的計劃，有安定的終身的職業。而我呢？紊亂，匆忙，憂鬱，失望，今天管不着明天，沒有一種安定的生活。

實際上，父親一生是勞碌的，他獨自荷着家庭的重任，遠離家鄉，一直到七十歲為止。到得將近去世的幾年中，他雖然得到了休息，但還依然克苦地幫着母親治理雜務。

然而他一生是快樂的。儘管天災燒去了他親手支起的小屋，儘管我這個做兒子的時時在毀損着他的產業，因而他也難免起了一點憂鬱，但他的心一直到臨死的時候為止仍是十分平靜的。他相信着自己，也相信着他的兒子。

我呢？我連自己也不能相信。我的心沒有一刻能夠平靜。

當父親死後二年，深秋的一個夜裏二時，我出發到同一方向的山邊去，船同樣地在柔軟輕漾的綢子似的水面滑着，黑色的天空同樣地鑲着珍珠似的明星，但我的心裏卻充滿了煩惱、憂鬱、淒涼、悲哀，和第一次跟着父親出遠門時的我彷彿是兩個人了。

原來我這一次是去掘開父親給自己造成的墳墓，把他永久地安葬的。

清明

晨光還沒有從窗眼裏爬進來，我已經鑽出被窩坐着，推着熟睡的母親：

「遲啦，媽，鑼聲響啦！」

母親便突然從夢中坐起，揉着睡眼，靜默地傾聽着。

「沒有的！天還沒亮呢！」

「好像敲過去啦。」

於是母親也就不再睡覺，急忙推開窗子，點着燈，煮早飯了。

「嘉溪上墳去囉！……噹噹……五公祀上墳去囉！……」待母親將飯煮熟，第一次的鑼聲纔真的響了，一路有人叫喊着，從橋頭繞向東芭弄。

我打開門，在清白的晨光中，奔跑到埠頭邊：河邊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船還沒有來。

正吃早飯，第二次的鑼聲又響了，敲鑼的人依然大聲的喊着：

「嘉溪上墳去囉！……噫噫……五公祀上墳去囉！……」

我匆忙地吃了半碗，便推開碗筷，又跑了出去。這時河邊顯得忙碌了。三隻大船已經靠在埠頭，幾個大人正在船中厚水，鋪竹墊，擺椅凳。岸上圍觀着許多大人和小孩，含着緊張的神情。我呆木地站着，心在顛顛地跳動。

「慌什麼呀！飯沒有吃飽，怎麼上山呀？快些回去，再吃一碗！」母親從後面追上了。

「老早吃飽啦！」

「半碗，怎麼就飽啦！起碼也得吃兩碗！回去，回去！」

「吃飽啦就吃飽啦！誰騙你！」我不耐煩的說。

於是母親喃喃地說着走回家裏去了。

埠頭邊的人愈聚愈多，一部分人看熱鬧，一部分人是去參加上祖先的墳的。有些人挑羹飯，有些人提紙錢，有些人探問何時出發。喧鬧忙亂，彷彿平靜的河水攪起了波浪。我靜默地等着，心中卻像河水似的盪漾着。

「加一件背心吧，冷了會生病的呀！」

我轉過頭去，母親又來了，她已經給我拿了一件背心來。

「走起來熱煞啦，還要加背心做什麼？拿回去吧！」我搖着頭，回答說。

「老是不聽話！」母親喃喃地埋怨着，用力把我扯了過去，親自給我穿上，扣好了扣子。

這時第三次的鑼聲響了。

「嘉溪上墳去囉！……噠噠……五公祀上墳去囉……船要開啦……船要開啦……」岸上的人紛紛走到船上，我也就跳上了船頭。

「什麼要緊呀！」母親又叫着說了，「船頭坐不得的！……船艙裏去！……聽見嗎？」

我只得跳到船頭與船艙的中間，坐在插繃桿的旁邊。

但是母親仍不放心，她又在叫喊了：

「坐到船底上去，再進去一點！那裏會給繃桿打下河去的呀！」

「不會的！愁什麼！」我不快活地瞪着眼睛說。

「真不聽話！……阿成叔，煩你照顧照顧這孩子吧！」她對着坐在我身邊的阿成叔

說。

「那自然，你放心好啦！你回去吧！」

但是母親仍不放心，站在河邊等着船開走。

這時三隻大船裏都已坐滿了人，放滿了東西。還不時有人上下，船在微微的左右傾側着。

「天會落雨呢！」

「不會的！」

「我已帶了雨傘。」

「我連木屐也帶上了。」

船上忽然有些人這樣說了起來。我擡頭望着天上，天色略帶一點陰沈，雲在空中緩慢地移動着，遠遠的東邊映照着山後的陽光。

「開船啦！開船啦！……噹噹……」這是最後一次的鑼聲了，敲鑼的接着走上我們這隻最後開的船，搖船的開始解纜了。

我往岸上望去，母親已經不在岸上，不知什麼時候走的。我喜歡坐在船頭上，這時

便又扶着船邊，從人叢中向前擠了兩三步。

「不要動！不要動！會掉下水裏去！」阿成叔叫着，但他已經遲了。

「好吧，好吧！以後可再不要動啦！」搖船的把船撐開岸，叫着說。

「你這孩子好大膽！……再不要動啦！」我身邊一個祖公輩的責備似的說了，「你看，你媽又來了哪！」

我把眼光轉到岸上，母親果然又來了。她左手挾着一柄紙傘，搖着右手，叫着搖船的人，慌急地移動着腳步。一顛一簸，好像立刻要栽倒似的追撲了過來。

「船慢點開！……阿連叔！……還有一把傘給小孩！……」

但這時船已駛到河的中心，在岸上拉繆的已經彎着背跑着，船已囁囁的破浪前進了。

「算啦！算啦！不會下雨的！」搖船的阿連叔一面用力扳着橈，一面大聲的回答着。

母親着慌了，她愈加急促地沿着船行的方向奔跑起來，一路搖着手，叫着「要落雨的呀！……拉繆的是誰！……慢點走哪！」

我在船上望見她跟踉得快跌倒了。着了急，忽然站了起來，用力踢着船沿。船突然

傾側幾下，滿船的人慌了，這纔大家齊聲的大喊，阻住了拉繮的人。

「交給我吧，到了橋邊會遞給他的。」一個拉繮的跑回來，向母親接了傘，顯出不快活的神情。

這時母親已跑到和船相並的地方站住了。我看見她一臉通紅，額上像滴着汗珠，喘着氣。

「真是多事，那裏會落雨！落了雨又有什麼要緊！」我暗暗的埋怨着，又大聲叫着說：「回去吧，媽！」

「好回去啦，好回去啦！」船上的人也叫着，都顯出不很高興的神情。船又開着走了。母親還站在那裏望着，一直到船轉了彎。

兩岸的綠草漸漸多了起來，岸上的屋子漸漸少了。河水平靜而且碧綠，只在船頭下囁囁地響着，在船的兩邊翻起了輕快的分水波浪。船朝着拉繮的方向傾側着。一根直的竹做的繮桿這時已成了弓形，不時發出格格的聲音，頂上拴着的繮繩時時顫動着，一鬆一緊地拖住了岸上三個將要前仆的人的背，搖櫓的人側着櫓推着扳着，船尾發出劈拍的聲音，有些地方大樹擋住了繮路，或者船在十字河口須轉方向，拉繮的人便收了繮繩，

跳到船上，搖櫓的人開始用船尾的大櫓撥動着水，船像搖籃似的左右蕩漾着慢慢前進。一灣又一灣，一村又一村，嘉溪山漸漸近了，最先走過獅子似的山外的小山，隨後從山峽中駛了進去。這裏的河面反而特別寬了，水流急了起來，淺灘中露着一堆堆的沙石。我們的船一直駛到河道的盡頭，船頭衝上了沙灘，現在船上的人全上岸了。我和幾個十幾歲的同伴早已在船上脫了鞋襪，捲起了褲腳，不走山路，卻從沁人的清涼的溪水裏走向山上去，一面叫着跳着，像是籠裏逃出來的小鳥。

祖先的故墓是在山麓的上部，那裏生滿了松樹和柏樹。我們幾個孩子先在樹林中跑了幾個圈子，聽見爆竹和鑼聲，纔到墳前拜了一拜，拿了一隻竹籤，好帶回家裏去換點心。隨後跑向松樹林中，爬了上去採松花，裝滿了衣袋，兜滿了前襟，聽見爆竹和鑼聲又一直奔下山坡，到莊家那裏去吃午飯，這時肚子特別餓了，跑到莊前就遠遠地聞到了午飯的香氣。我平常最愛吃的是毛筍烤鹹菜，這時桌上最多的正是這一樣菜，便站在長桌旁，擠在大人們的身邊，開始吃了起來，飯雖然粗硬，菜雖然冷，卻覺得特別的有味，一連吃了三粗大碗飯。筷子一去，又往附近去跑了。隆重的熱鬧的掃墓典禮，我只到墳邊學樣地拜了一拜，我的目的卻在遊玩。但也並不知道遊玩，只覺得自由快樂，到

處亂跑着。

回家的鑼聲又響時，果然落雨了。牠像霧一樣，細細的襲了過來。我挾着雨傘，並不使用，披着一身細雨，踏着溪流，歡樂的回到了泊船的河灘上。

清明節就是這樣的完了。牠在我是一個最歡樂的季節。

楊梅

過完了長期的蟄伏生活，眼看着新黃嫩綠的春天爬上了枯枝，正欣喜着想跑到大自然的懷中，發洩胸中的鬱抑，卻忽然病了。

唉，忽然病了。

我這粗壯的軀殼，不知道經過了多少炎夏和嚴冬，被輪船和火車拋擲過多少次海角與天涯，嘗受過多少辛勞與艱苦，從來不知道戰慄或疲倦的呵，現在卻呆木地躺在牀上，不能隨意的轉側了。

尤其是這軀殼內的這一顆心。牠歷年可說是鐵一樣的。對着眼前的艱苦，牠不會畏縮；對着未來的憧憬，牠不肯絕望。對着過去的痛苦，牠不願回憶的呵。然而現在，牠卻儘管淒涼地往復的想了。

唉，唉，可悲呵，這病着的軀殼的病着的心。

尤其是對着這細雨連綿的春天。

這雨，落在西北，可不全像江南的故鄉的雨嗎？細細的，絲一樣，若斷若續的。

故鄉的雨，故鄉的天，故鄉的山河和田野……還有那蔚藍中襯着整齊的金黃的菜花的春天，藤黃的稻穗帶着可愛的氣息的夏天，蟋蟀和紡織娘們在濡溼的草中唱着詩的秋天，小船吱吱地觸着沈默的薄冰的冬天……還有那熟識的道路，還有那親密的故居……不，不，我不想這些，我現在不能回去，而且是病着，我得讓我的心平靜；恢復我過去的鐵一般的堅硬，告訴自己，這雨是落在西北，不是故鄉的雨——而且不像春天的雨，卻像夏天的雨。

不要那樣想吧，我的可憐的心呵，我的頭正像夏天烈日下的汽油缸，將要炸裂了，我的嘴唇正乾燥得將要迸出火花來了呢。讓這夏天的雨來壓下我頭部的炎熱，讓……讓……

唉，唉，就說是故鄉的楊梅吧……牠正是在類似這樣的雨天成熟的呵。

故鄉的食物，我沒有比這更喜歡的了。倘若……愛故鄉，不如就說我完全是愛的這叫做楊梅的果子吧。

呵，相思的楊梅！牠有着多麼驚異的形狀，多麼可愛的顏色，多麼甜美的滋味呀。

似的嘯出一聲「咳」來……

唉，可愛的故鄉的楊梅呵！

一年，二年……我已有十六七年不曾嘗到牠的滋味了。偶而回到故鄉，不是在嚴寒的冬天，便是在酷熱的夏天，或者楊梅還未成熟，或者楊梅已經落完了。這中間，曾經有兩次，在異地見到過楊梅，比故鄉的小，比故鄉的酸，顏色又不及故鄉的紅。我想回味過去，把牠買了許多來。

「長在樹上，有蟲爬過，有蛇吃過呢……」

我現在成了大人，有了知識，愛惜自己的生命甚於楊梅了。我用沸滾的開水去細細的洗楊梅，覺得還不夠消除那上面的微生物似的。

於是牠不但不像故鄉的，而且簡直不是楊梅了，我只嘗了一二顆，便不再吃下去。最後一次我終於在離故鄉不遠的地方見到了可愛的故鄉的楊梅。

然而又因為我成了大人，有了知識，愛惜自己的生命甚於楊梅，偶然發現一條小蟲，也就拒絕了回味的歡愉。

現在我的味覺也顯然改變了，即使回到故鄉，遇到細雨如絲的楊梅時節，即使並不

害怕從前的那種吃法，我的舌頭應該感覺不出從前的那種美味了，我的牙齒應該不會像從前似的能夠容忍那酸性了。

唉，故鄉離開我愈遠了。

我們中間橫着許多鴻溝，那不是千萬里的山河的阻隔，那是……

唉，唉，我到底病了。我爲什麼要想到這些呢？

看呵，這眼前的如絲的細雨，不是若斷若續的，在西北的春天裏嗎？

牠是圓的，和大的龍眼一樣大小，遠看並不希奇，拿到手裏，原來牠是遍身生着刺的哩。這並非是牠的殼，這就是牠的肉。不知道的人一定以為這滿身生着刺的果子是不能進口的了，否則也須用什麼刀子削去那刺的尖端的吧？然而這是過慮。牠原來是希望人家愛牠吃牠的。只要等牠漸漸長熟，牠的刺也漸漸軟了，平了。那時放到嘴裏，軟滑之外還帶着什麼感覺呢？沒有人能想得到，牠還保存着牠的特點，每一根刺平滑地在舌尖上觸了過去，細膩柔軟而且親切——這好比最甜蜜的吻，使人迷醉呵。

顏色更可愛呢。牠最先是淡紅的，像嬌嫩的嬰兒的面頰，隨後變成了深紅，像是處女的害羞，最後黑紅了——不，我們說牠是黑的。然而牠並不是黑，也不是黑紅。原來是紅的。太紅了，所以像是黑。輕輕的啄開牠，我們就看見了那新鮮紅嫩的內部，同時我們已染上了一嘴的紅水。說牠新鮮紅嫩，有的人也許以為一定像貴妃的肉色似的荔枝吧？嚶！那就錯了。荔枝的光色是呆板的，像玻璃，像魚目；楊梅的光色卻是生動的，像映着朝霞的露水呢。

滋味嗎？沒有十分成熟是酸帶甜，成熟了便單是甜，這甜味可決不使人討厭，不但愛吃甜味的人嘗了一下捨不得丟掉，就連不愛吃甜味的人也會完全給牠吸引住，越吃越

愛吃。牠是甜的，然而又依然是酸的，而這酸味，我們須待吃飽了楊梅以後，再吃別的東西的時候，纔能領會得到。那時我們纔知道自己的牙齒酸了，軟了，連豆腐也咬不下了，於是我們纔恍然悟到剛纔吃多了酸的楊梅。我們知道這個，然而我們仍然愛牠，我們仍須吃一個大飽。牠真是世上最迷人的東西。

唉，唉，故鄉的楊梅呵！

細雨如絲的時節，人家把牠一船一船的載來，一擔一擔的挑來，我們一籃一籃的買了進來，掛一籃在簷口下，放一籃在水缸上。倒上一臉盆，用冷水一洗，一顆一顆的放進嘴裏，一面還沒有吃了，一面又早已從臉盆裏拿起了一顆，一口氣吃了一二十顆，有時來不及把牠的核一一吐出來，便一直吞進了肚裏。

「生了蟲呢……蛇吃過了呢……」母親看見我們吃得快，吃得多，便這樣的說了起來，要我們仔細的看一看，多多的洗一番。

但我們並不管這些，牠成了我們的生命，我們越吃越快了。

「好吃，好吃，」我們心裏這樣想着，嘴裏卻沒有餘暇說話。待肚子脹上加脹，脹上加脹，眼看着一臉盆的楊梅吃得一顆也不留，這纔呆笨地挺着肚子，走了開去，歎氣

釣 魚

故鄉隨筆

秋天早已來了，故鄉的氣候卻還在夏天裏。

那些特殊的漁夫，便是最好的例證。

那是一些十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的男女孩子，和十六歲以上的青年以及四五十歲的將近老年的男子。他們像埋伏的哨兵似的，從村前到村後，占據着兩邊彎彎曲曲的河岸。孩子們五六成羣的多在埠頭上蹲着，坐着，或者伏着，把頭伸在水面上，窺着水中石縫間的魚蝦。他們的釣竿是粗糙的，短小的，用細小的黃銅絲做的小鉤，小鉤上串着黑色的小蚯蚓，用雞毛做浮子，用細線穿着。河蝦是他們唯一的目的物。有時他們的頭相碰了，釣線和釣線相纏了，這個的腳踢翻了那個的蝦盆，便互相咒罵起來，廝打起來。青年們三三兩兩的站在河灘的淺處，或坐在水車盡頭上，或蹲在船邊，一面望着水面的浮子，一面時高時低的笑着。他們的釣竿是柔軟的，細長的，一節一節，青黑相間，顯

得特別美麗。他們用鵝毛做浮子，用絲線穿着，用針做成鉤子。鉤子上串着紅色的大蚯蚓。鯽魚是他們的目的物。老年人多是單獨的占據一處，坐在極小的板凳上，支着紙傘或布傘，靜默得像打瞌睡似的望着水面的浮子。他們的釣竿和青年們的一樣，但很少像青年們的那樣美麗。他們的目的物也是鯽魚。在這三種人之外，有時還有幾個中年男子，背着粗大的釣竿，每節用黃銅絲包紮着，發着閃耀的光，用粗大的絃線穿着一大串長而且粗的浮子，把絃線捲在洋紗車筒上，把車筒釘在釣竿的根上，鉤子是兩枚或三枚的大鐵鉤，用染黑的銅絲緊緊紮着，不用食餌。他們像巡邏兵似的在河岸上慢慢的走着，注意着水面。那裏起了泡沫，他們便把鉤子輕輕的放下去，等待魚兒的誤觸。鯉魚是他們的目的物。

說他們是漁夫，實際上卻全不是。真正的漁夫是有着許多更有保證的方法捕捉魚蝦的。現在這羣漁夫，大人們不過是因爲閒散，青年們和孩子們因爲感覺到興趣濃厚罷了。有些人甚至並不愛吃這些東西，釣上了，把牠們養在水缸裏。

我從前就是那樣的一個漁夫。我不但不愛吃魚，連聞到有些魚的氣息也要作嘔的，河蝦也只能勉強嘗兩三隻。但我小時卻是一個有名的善釣魚蝦的孩子。

我們的老屋在這村莊的中央，一邊是橋，橋的兩頭是街道，正是最熱鬧的地方。河水由南而北，在我們的老屋的東邊經過。這裏的河岸都用亂石堆嵌出來，石洞最多，河蝦也最多。每年一到夏天，河水漸漸淺了，清了，從岸上可以透澈地看到近處的河底。早晨的太陽從東邊射過來，石洞口的蝦便開始活潑地爬行。伏在岸上往下望，連一根一根的蝦鬚也清晰地看得見。

這時和其他的孩子們一樣，我也開始忙碌了。從柴堆裏選了一根最直的小竹竿，砍去了旁枝和杈杈，在煤油燈上把彎曲的竹節炙直了，拴上一截線。從屋角裏找出雞毛來，扯去了管旁的細毛，把雞毛管剪成幾分長的五截，穿在線上，加上小小的錫塊，用銅絲捻成小鉤，釣竿就成功了。然後在水缸旁陰溼的泥地，掘出許多黑色的小蚯蚓，用竹管或破碗裝了，拿着一隻小水筒，就到牆外的河岸上去。

「又要忙啦！釣來了給誰吃呀！」母親每次總是這樣的說。

但我早已笑嘻嘻地跑出了大門。

把鉤子沈在岸邊的水裏，讓蝦兒們自己來上鉤是很慢的，我不愛這樣。我愛伏在岸上，把釣竿放下，不看浮子，單提着線，對着一個一個的石洞口，上下左右的索動那串

着蚯蚓的鉤子。這樣，洞內洞外的蝦兒立刻就被引來了，牠頗聰明，並不立刻就把手着蚯蚓的鉤子往嘴裏送，牠只是先用大箝撥動着，作一次試驗。倘若這時候浮子在水面，就現出微微的抖動，把線提起來，牠便立刻放鬆了。但我只把線微微的牽動，引起牠捨不得的慾望，牠反用大箝鉤緊了扯到嘴邊去。但這時牠也還並不往嘴裏送，似在作第二次試驗，把鉤子一推一拉的動着，倘若浮子在水面，便跟着一上一下的浮沈起來。我再把線牽得緊一點，牠這纔把鉤子拉得緊緊的往嘴裏送了。然而倘若憑着浮子的浮沈，是常常會脫鉤的。有些聰明的蝦兒常常不把鉤子的尖頭放進嘴裏去，牠們只咬着鉤子的彎角處。見到這種吃法的蝦子，我便把線搓動着，一緊一鬆的牽扯，使鉤尖正對着牠的嘴巴。看見牠彷彿吞進去了，但也還不能立刻提起線來，有時還須把線輕輕地牽到牠的後面，讓鉤子扎住牠的嘴角，然後用力一提，牠纔嘶嘶的彈着水，到了岸上。

把鉤子從蝦嘴裏拿出來，把蝦兒養在小水筒裏，取了一條新鮮的小蚯蚓，放在左手心上，輕輕地用右手拍了兩下，拍死了，便把舊的去掉，換上新的，放下水裏，第二隻蝦子又很快的上鉤了。同一個石洞裏，常常住着好幾隻蝦子，洞外又有許多遊擊隊似的蝦兒爬行着：腹上滿貯着蝦子的老實的雌蝦，全身長着綠苔的兇狠的老蝦，清潔透明的

活潑的小蝦。牠們都一一的上了我的鉤，進了我的小水筒。

「你這孩子真會釣，這許多！」大人們望了望我的小水筒，都這樣稱贊說。到了中午，我的小水筒裏已經裝滿了。

「看你怎樣吃得……」母親又歡喜又埋怨的說。

她給我在飯鍋裏蒸了五六隻，但我照例只勉強吃了一半，有時甚至咬了半隻就停筷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水筒裏的蝦兒呆的呆了，白的白了，很少能夠養得活。母親只好把牠們煮熟了，送給隔壁人家吃。因為她和我姊姊是比我更不愛吃的。

「你只是給人家釣，還要我賠柴賠鹽賠油葱！」她老是這樣的埋怨我，「算了吧，大熱天，坐在房子裏不好嗎？你看你面孔，你頭頸，全曬黑啦！」

但我又早已拿着釣竿，蚯蚓，提着水水筒，悄悄的走到河邊去了。

夏天一到，沒有什麼比這更快樂：空水筒出去，滿水筒回來，一隻大的，一隻小的，一隻雌的，一隻雄的，嘶嘶彈着水從河裏提上來，上下左右疊着堆着。

直到秋天來到，天氣轉涼了，河水大了，蝦兒們躲進石洞裏，不大出來，我也就把

釣竿藏了起來。但這時母親惡狠狠的把我的釣竿折成了兩三段，當柴燒了。

「還留到明年嗎？一年比一年大啦，明年還要釣蝦嗎？明年再釣蝦不給你讀書啦，把你送給漁翁，一生捕魚過活！……」

我默默地不做聲，惋惜地望着灶火中嘩剝地響着的斷釣竿。

待下一年的夏天到時，我的新釣竿又做成了：比上年的長，比上年的直，比上年的美麗，釣來的蝦也比上年的多，母親老是說着照樣的話，老是把蝦兒煮熟了送給人家吃。

十六歲那一年，我的釣竿突然比我身體高了好幾尺。我要開始釣魚了。

兩個和我要好的同族的哥哥，一個叫做阿成哥，一個叫做阿華哥，替我做成了釣魚竿。竹竿，浮子，鉤子，錫塊，全是他們的東西，我只拿了母親一根絲線，做這釣竿的工廠就在阿華哥的家裏，母親全不知道。直至一切都做好了，我纔背着那節節青黑相間的又粗長又柔軟的釣竿，笑嘻嘻地走到家裏來。

「媽……」我高興地提高聲音叫着，不說別的話。

我把背在肩上的釣竿豎起來，預備放下的時候，竿梢觸着了頂上的天花板，發出悉

率悉率的聲音，我彷彿覺得自己長大了許多，親手觸着了天花板似的。

這時母親從廚房裏走出來了。她驚訝地呆了許久。像喜歡又像生氣的瞪着眼望了望我的釣竿，又望了望我的全身。

過了一會，她的臉色漸漸沈下，顯得憂鬱的樣子，歎了一口氣，說了：

「咳，十六歲啦，看你長得多麼高啦，還不學好！難道真的一生釣魚過活嗎？……」她哽咽起來，默然走進了廚房。

我給她嚇了一跳，輕輕把釣竿放下，呆了半天，不敢到廚房裏去見她。過了許久，我獨自走到樓上讀書去了。

但釣竿就在腳下，只隔着一層樓板，彷彿牠時刻在推我的腳底，使我不能安靜。

第二天早飯後，趁着母親在廚房裏收拾碗筷，我終於暗地裏背着我的可愛的釣竿出去了。

阿華哥正拿着鋤頭到鄰近的屋邊去掘蚯蚓，我便跟了去，分了他幾條，又從他那裏拿了一點糠灰，用水拌溼了走到河邊，用釣竿比一比遠近，試一試河水的深淺，把一團糠灰丟了下去。看着牠慢慢沈下去，一路融散，在河邊做了一個記號，把釣竿放在阿華

哥家裏，又悄悄的跑到自己的家裏。

母親似乎並沒注意到釣竿已經不在家裏了，但問我到那裏去跑了一趟。我用別的話支吾了開去，便到樓上大聲地讀了一會書。

過了一刻鐘，估計着去糠灰的地方，一定集合了許多魚兒，我又悄悄地下了樓，溜了出去，到阿華哥家裏背了我的釣竿。

這時去糠灰的河中，果然聚集了許多魚兒了，從水面的泡沫可以看得出來。牠們繼續不斷的這裏一個，那裏一個，亮晶晶地珠子似的滾到了水面，單獨的是鯽魚，成羣的大泡沫有着游行性的是鯉魚，成羣的細泡沫有着固定性的是甲魚。

我把大蚯蚓拍死，串在鉤子上，捲開線，往那水泡最多的地方去了下去，然後一手提着釣竿，靜靜地站在岸上注視着浮子的動靜。

水面平靜得和鏡子一樣，七粒浮子有三粒沈在水中，連極細微的顫動也看得見。離開河邊幾尺遠，蝦兒和小魚是不去的。紅色的蚯蚓不是鯉魚和甲魚所愛吃。愛吃的只有鯽魚。牠的吃法，可以從浮子上看出來：最先，浮子輕微地有節拍地抖了幾下，這是牠的試驗，釣竿不能動，一動，牠就走了；隨後水面上的浮子，一粒或半粒，沈了下去，

又浮了上來，反覆了幾次，這是牠把鉤子吸進嘴邊又吐了出來，釣竿不能動，一動，尙未深入的鉤子就從牠的嘴邊溜脫了；最後，水面上的浮子兩三粒一起的突然往下沈了下去，又即刻一起浮了上來，這是牠完全把鉤子吞了進去，拖着往上跑的時候，可以迅速地吧竿子提起來；倘若慢了一刻，等本來沈在水下的三粒浮子也送上水面，牠就已吃去了蚯蚓，脫了鉤了。

我知道這一切，眼快手快，第一次不到十分鐘，就釣上了一條相當大的鯽魚。但同時到底因爲初試，用力過猛了一點，使鉤上的魚兒跟着釣線繞了一個極大的圓圈，倘不是立刻往後跳了幾步，魚兒又落到水面，可就脫了鉤了。然而牠雖然沒有落在水面，卻已拍的撞在石路下，給打了個半死半活。

於是我歡喜得高舉着釣竿，往家裏走去。魚兒仍在釣鉤上，柔軟的竿尖一鬆一緊地顫動着，彷彿蜻蜓點水一樣。

「媽！大魚來啦！大魚來啦！」我大聲地叫了進去。

走到簷口，擡起頭來，原來母親已經站在我右邊的後方，驚訝地望着。她這靜默的態度，又使我吃了一驚，一場歡喜給她打散了一大半。我也便不敢做聲呆呆地立住了。

「果然又去釣魚啦！……」過了一會，她埋怨說，「要是大鯉魚上了鉤，把你拖下河裏去怎麼辦呢？……」

「那不會！拖牠不上來，丟掉釣竿就是！」我立刻打斷她的話，回答說。我知道她對這事並不嚴重，便索性拿了一隻小水筒又跑出去了。

到了吃中飯的時候，我提了滿滿的一筒回家。下午換了一個地方，又是一滿筒。

「我可不給你殺，我從來不殺生的！」母親說。

然而我並不愛吃，鯽魚是帶着很重的河泥氣的，比海魚還難聞。我把活的養在水缸裏，半死的或已死的送給了鄰居。

日子多了，母親覺得惋惜，有時便請別人來殺，叫姊姊來烤，強迫我吃，放在我的面前，說：

「自己釣上來的魚，應該格外好吃的，也該嘗一嘗！要不然，我把你釣竿折斷當柴燒啦！」

於是我便不得不忍住了鼻息，挾起幾根魚邊的蔥來，胡亂地撥碎了魚身。待第二頓，我索性把魚碗推開了。牠的氣味實在令人作嘔。母親不吃，姊姊也不吃，終於又送

了人。

然而我是快活的，我的興趣全在釣的時候。

十八歲春天，我離開家鄉了。一連五六年，不曾釣過魚，也不曾見過魚，我把我大部分的年月消耗在乾燥的沙漠似的北方。

二十四歲回到故鄉，正是夏天裏，河岸的兩邊滿是一班生疏的新的漁夫。我的心突然地跳着想做一根新的釣竿去參加，終於沒有勇氣。父親母親和周圍的環境支配着我，像都告訴我，我現在成了一個大人了，而且是一個斯文的先生，上等的人物是不能和孩子們，粗人們一道的。只有我的十二歲的妹妹，她現在繼續着我，成了一個有名的釣蝦的人物，我跟着她去，遠遠地站着，穿着文縐縐的長衫，彷彿在監視着她，怕她滾下河去似的，望了一會，但也不敢久待，便匆遽地回到屋裏。

直到夏天將盡，我纔有了重溫舊夢的機會。

那時我的姊姊帶了兩個孩子，搬到了離我們老屋五里外的一個地方，我到那裏去做了七八天的客人。

她的隔壁是我的一個堂叔的家。我小的時候，這個堂叔是住在我們老屋隔壁的，和

我最親熱，和我父親最要好。他約莫比我大了十二三歲，據說我小時候就是他抱大的。我只記得我十一二歲的時候，還時常爬到他的身上騎呀背呀的玩。七八年前，因為他要在嬸嬸的娘家那邊街上開店，他便搬了家。姊姊所以搬到那邊去，也就是因為有他們在那裏住着，可以照顧。

這時叔叔已經不開店了，在種田。有了兩個孩子。他是沒有一點祖遺的產業的人，開店又虧了本。生活的重擔使他變了一點背，臉上起了一些皺紋，他的皮膚被太陽曬成了棕紅色，完全不像六七年前的樣子了。只有他的溫和的笑臉，依然和從前一樣，見到我總是照樣的非常親熱。他使我忘記了我已是二十幾歲的大人，對他又發出孩子氣來。

他屋前有一簇竹林，不大也不小，幾乎根根都可以做釣魚竿。二十幾步外是一條東西橫貫的河道。因為河的這邊人口比較稀少，河的那邊是曠野，往西五六里便是大山，所以這裏顯得很僻靜，埠頭上很少人洗衣服，河岸上很少行人，河道中也很少船隻。我覺得這裏是最適宜於我釣魚了，便開始對叔叔露出慾望來。

「這一根竹子可以做釣魚竿，叔叔！」我隨意指着一根說。

叔叔笑了，他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搖一搖頭，說：

「這根太粗啦。你要釣魚，我給你揀一根最好的。——你從前不是很喜歡釣魚嗎？現在沒事，不妨消消遣。」

我立刻快樂了。我告訴他，我真的想釣魚，在外面住了這許多年，是看不見故鄉這種河道的。隨後我就想親自走到竹林裏，選擇一根好的。

但他立刻阻止我了：

「那裏有刺，你不要進去，我給你砍吧。」

於是他拿了一把菜刀進去了，揀出來的正是一根細長柔軟合宜的竹竿。隨後鵝毛，鉤子，錫塊，他全給我到街上買了來。糠灰，絲線是他家裏有的。現在只差蚯蚓了。

「我自己去掘。」我說。

「你找不到，」他說，拿了鋤頭，「這裏只有放糞缸的附近有那種蚯蚓，我看見別人掘到過，那裏太髒啦，你不要去，還是我給你去掘吧。」

他說着走了，一定要我在屋內等他。

直至一切都預備齊全，我欣喜地背上新的釣竿，預備出發的時候，他又在我手中搶去了小水筒和蚯蚓碗，陪着我到了河邊。隨後他回去了，一會兒拿了一條小甕來。

「坐着吧，腿子要站痠的哩。」

「好吧，叔叔，你去做你的事，等一會吃我釣上來的魚。」
但他去了一會兒又來了，拿着一頂傘。

「太陽要曬黑的，張着傘好些。」他說着給我撐了開來。

「我叫你姑姑把鍋子洗乾淨了等你的魚，我有事去啦。」他這纔真的到他的田頭去了。

五六年不見，我和我的叔叔卻變了樣了，但我們的兩顆心都沒有變，甚至比以前還親熱。面前的河道雖然換了場面，但河水卻更清澈平靜。許久不曾釣魚了，我的技術也還沒有忘卻，而且現在更知道享受故鄉的田園的樂趣。一根草，一葉浮萍，一個小水泡，一撮細小的波浪，甚至水中的影子極微的顫動，我都看出了美麗，感到了無限的愉悅。我幾乎完全忘記了我是在釣魚。

一連三天，我只釣上了七八條魚。大家說我忘記了，我真的忘記了。

「總是看着山水出神啦，他不是五六年不見這種河道了嗎？」叔叔給我推想說。
只有他最知道我。

然而我們不能長聚。幾天後，我不但離別了他，並且離別了故鄉。

又過三年回來，我不能再看見我的叔叔。他在一年前吐血死了，顯然是因為負重過多之故。

從那一次到現在，十多年了，爲了生活的重擔，我長年在外面奔波着，中間也只回到故鄉三次，多是稍住一二星期，便又走了。只有今年，卻有了久住的機會，但已像戰場中負傷的兵士似的，嘗遍了太多的苦味，有了老人的思想，對一切都感到空虛。見着叔叔的兩個十幾歲孩子，和自己的六歲孩子，夾雜在河邊許多特殊的漁夫的中間，伏着蹲着，釣蝦釣魚，熙熙攘攘，雖然也偶然感到興趣，走過去躡了一會，但已沒有從前那樣的耐心，可以一天到晚在街頭或河邊呆着。

我也已經沒有慾望再在河邊提着釣竿。我今日也只偶然的感到興趣，咀嚼着過去的滋味。

我們的學校

屢次坐着船經過兒時的學校，便給引起了愉悅的回憶。這次因着比較的閒暇，終於高興地趁着路過的機會，上了岸。

大門依然憑着清澈的河水，外面也依然圍着二三尺高的鐵的欄干。只是進了門，看見院子那邊的一個很大的禮堂，覺得生疏了，彷彿從前是沒有的。對着幾個大柱子出了一會神，纔恍然記起了一部分是我們的膳堂，一部分是我們的風雨操場。我們那時約有七八桌的同學和教師，正中的一桌的上位，是我們大家所最尊敬的校長徐先生坐的，現在這裏變了講臺，後面掛着孫中山的肖像了。外面放着好幾排椅子的地方，是我們拍球，踢毬子或雨天上體育課的所在。我在這裏消磨的時間最多，每天課後就在這裏踢毬子的。

禮堂上掛着許多圖表。見到歷任教職員一覽表，纔記起了我在這裏做學生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徐校長是在民國四年離校的。

民國四年，現在看起來，彷彿是一個上古時代了，那時的一切似乎都不如現在的進步文明。我們在學校裏雖曾經聽過先生說及火車等等的希奇的東西，卻決不會想到二十年後的鄉間，天天可以見到汽船，汽車和飛機。時光不知是怎樣過去的，那時的兒童，現在已經比那時的教師還老大了。我們的教師那裏去了呢？沒有人知道。

禮堂的北邊是教室和寢室，和從前一樣的分配，但那已經不是我們讀書時候的舊式樓房，現在是洋房了，而且也已經略帶着老的姿態。面前是滿種着花草的花園，記不起來從前是什麼所在了，但總之，那時是沒有花園的。

禮堂的西南，是我們從前的操場，現在給縮小了，多了幾間屋子。再過去是魁星閣，上面塑着魁星的神像的，現在連屋子都拆掉了。

禮堂的南邊，從前是一個荒涼的小小的水池，周圍栽着高大的倒垂的楊柳，是我們納涼，散步和觀魚的所在，現在變了一塊平地，一面蓋着清潔的膳堂，一面成了雅緻的花園。

四處走了一遭，回轉身，幾乎連路徑也記不清楚了。一切都顯得非常的生疏。是學校改了樣子，也是我健忘的緣故吧。然而牠所給我的新的印象仍是良好的，除了那富有

詩意的荒涼的小池使我起了一點惋惜以外。

我們這一個學校，豈止是建築方面跟着時代改變了，就連組織和課程也顯得進步了。例如，我們那時是沒有女學生和女教師的，現在早已開放了。從前需要的紙筆是由一位教師代管的，現在有了消費合作社了。從前的理化設備是極其簡單的，現在也擺滿了一間小小的房子，我們那時做的手工是些筆架和旱煙盒，現在陳列在那裏的是飛機，輪船和汽車。我們學的音樂是簡譜，現在換用了五線譜。那時學的是文言，現在的是白話，我們那時不會做文章，學校裏連壁報也沒有，現在有了鉛印的月刊和半月刊，而且連十一二歲的學生也寫起文章和詩來了。

這一切給了我不少新的愉悅。愈使我回味到過去。

我是六歲上學的，進的自然私塾。開筆的先生是位有名的舉人的得意門生，彷彿是個秀才。他頗嚴厲，但對我不知怎的卻比較的寬，很少罵我，也很少打我，只是睜着眼睛從眼鏡邊外瞪着我，我因此反比別的同学更怕他，九歲以前常常哭着賴學，逼得母親把我一直拖過石橋。在那裏挨到十三歲，見到別的孩子在學校裏歡天喜地，自己也就有了轉學的念頭，時常對母親提出要求來。第二年春天，終於讓我插進了一個頗出名的

初級小學了。不用說，第一次所進的學校給我的印象是相當的好的，牠比起私塾來，好得太多了。然而牠也使我相當的害怕。教師是拿着藤條上課的，隨時有落在身上的可能。犯了過錯，起碼是半點鐘的面壁。上體操課時，站得不合規矩，便會從後面直踢過來。幸虧我在這裏的時候並不長久，過了半年，我拿着初級小學的文憑走了。

下半年，我就進了這個永不能使我忘記的高等小學。

校長徐先生是一位四十歲以內的中年人。他很謹慎樸素，老是穿着一件青布長衫和黑色馬褂，不愛多說話，不大有笑臉，可也沒有嚴厲的面色，他的房間裏永久統治着靜默和清潔，他走到那裏，靜默就跟到那裏，而這靜默卻不是可怕的恫嚇，冷漠或嚴肅，牠是親切和尊敬。他不常處分學生，有了什麼糾紛，便把大家叫到他的房裏，准許分辯，然後他給了幾句短短的判斷和開導的話，大家就靜靜的退出了。他比我們睡得遲，也比我們起得早，深夜和清晨，我們常常看見他的房子裏透出燈光來，或者聽到他的磨墨的聲音。在七八個教師中間，他的字寫得最好。他教我們這一班的國文，作文卷子改得非常仔細，有了總批還有頂批，他做我們的校長是大家覺得榮幸的事情，而他教我們的國文，更是我們這一班覺得特別榮幸的。

「誰教你們的國文呀？我們是徐先生教的！」我們這一班常常驕傲地對別一班的同學說。

但我們不僅喜歡他，我們對於其餘的教員也多相當的喜歡。他從那裏聘來這許多使人滿意的教員，真使我們驚異。一個教理化的教員，現在已經忘記了他姓什麼，只有二十多歲，也不愛說話，一天到晚只看見他拿着儀器在試驗。教動植物的唐先生年紀大了一點，說起話來又莊嚴又談諧，他所採的動植物標本掛滿了教室也掛滿了他的臥室。手工兼音樂的金教員，不但做得一手極好的紙的，泥的，竹的小東西，還能做大的藤椅，——聽說後來竟開起藤器店來了——能比他的妻子繡出更美的花來，他唱得很好的西洋歌和京戲，能彈風琴，吹簫笛，拉胡琴，是一個有名的天才。最後是我們特別喜歡的體育教員陳先生了。他有活潑健捷的姿態，而又有堅強結實的身體。他教我們啞鈴棒球各種柔軟體操，又教我們背着沈重的木槍跪着放，臥着放。同時在課外，他又教我們少數人撐高，跳遠，和翻槓子。後者是他最拿手的技術，能用各種姿勢在很高的鐵槓上翻幾十個圈子突然倒跌了下來，單用腳面鉤住槓子，然後又一幌一搖，跳落在一丈多遠的地上。

這幾個教師，不但功課教得好，而且都和徐先生一樣，從來不輕易嚴厲的處分我們。我們每個人都對他們親切而又尊敬，如同對徐先生一樣。我們這一個學校是公立的完全小學，經費最多，規模最大，學生最衆，在附近百里內的鄉間向來是首屈一指的。現在有了這許多好的教師，我們愈加覺得驕傲了。因此我們有一次竟想給我們的學校爭一個大面子，壓倒那唯一出名的縣立高等小學了。

我們的足球練得最好；有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的不怕死的前鋒，有頭頂腳滾球不離身善作派司的左右衛，有一人當關萬夫莫敵的中衛，有拳打腳踢能跳能滾的守門。鄰近鄉間的小學是從來不敢和我們比賽的，我們於是要求和城裏的縣立小學比賽了。

徐先生允許我們去，但是他要我們這邊的同學向那邊的同學寫信接洽。我們照着辦了，然而許久得不到回信。我們相信那邊沒有勇氣和實力，愈加非和他們比賽一次壓倒他們不可了。說是要到城裏去，大家早已做了一套新衣服，買了一頂簇新的草帽，球也練厭了，不去是不願意的。於是幾個選定的球員便祕密地商量起來，主張硬逼那邊和我們比賽。

「人去了，就不怕他們不理，不比賽也就是他們輸了！」

大家都是這樣的想法。但這話在徐先生面前是行不通的，於是就有人想出一個辦法來：寫了一張明信片，由那邊的一個學生具名，答覆我們說準定某一個禮拜日和我們比賽。這一張明信片就托人帶到城裏去投郵。

過了兩天，這一張假冒的明信片回來了，我們故意等到星期六的下午拿去給徐先生看，使他不及細細研究。徐先生果然立刻答應我們了。他不派人同我們去，因為這是學生們和學生們的遊戲，不是用學校的名義出發的。我們中間的幾個球員已經有十七八歲，而且常去城裏的，他就放心得下，只叮囑了一番小心。

這時正是快要放暑假的時候，天氣特別熱，我們都只穿着一件單衫。一出校門便一口氣飛跑了五六里。但到得嶺下，我們走得特別慢了。原因是我們原定的連預備員在內一起十五個人，其中一個守門的健將這兩天湊巧請假在家，我們得順道派人去邀他。這個去的人是我們球隊中的領導人，只有他知道那個同學的住處。他叫我們慢些走，他答應岔過一條小嶺，一點鐘後在嶺的那邊可以和我們相會的。

然而自他走後，天色漸漸變了，黑雲慢慢騰了起來，雷聲也漸漸地響了。過了嶺，一路等，一路慢慢的走，卻不見他們的來到。黑雲已經掩住了太陽，雷聲，電光披着風

來了。我們知道雷雨將到，便只好一口氣趕到前面三里外的涼亭避一下雨。

我們相信他們是會趕來的，無論雨下得怎麼大。然而第一陣雷雨過後許久，卻仍不見他們的影子，而同時天色已經快黑了，似乎接着還有第二陣的雷雨，於是我們恐慌起來，便決計一直跑到城裏再說。他們兩個是年紀最大，路徑最熟的，況且這時不到，多半是不來了。

我們不息的飛跑了七八里，過江進城的時候天已全黑了。在渡船上還淋着了一陣大雨，衣服全是溼碌碌的，一身的冷。

縣立高等小學是什麼樣子，在我們心慌意亂的黑夜中不曾看得清楚，只知道巍岸森嚴的站着一排無窮長的洋房。管門的是一個可怕的印度黑炭。他奇異地而又譏笑地咕嚕着什麼，把我們帶進了會客室。我們告訴他要找幾個學生，他卻把校長請來了。

校長是一個矮小的老頭子，滿臉通紅，酒氣撲人，緩慢地步進了會客室。

「怎麼？你們這批人是那裏的學生？這個時候有什麼事情呀？」他睜着眼睛從近視眼鏡邊外輕蔑地望着我們，又轉着頭看我們的衣衫。

我們合禮地一齊站了起來行了一個鞠躬。一個年長的同學便囁囁地說明了來意。

「胡說！」他生了氣，拍着桌子。「要和你們比賽，沒有得到我的允許，誰敢寫信約你們！我一點不知道！今天禮拜六，學生全回家了，沒有一個人！回去吧！誰叫你們來？我不負責任！」

我們給嚇呆了，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話來，又冷又餓又疲乏。

一個能幹的同學說話了，他表示賽球的事情明天再說，今晚先讓我們住一夜。

「要我招待嗎？拿校長的信來看！本校從不招待私人的！」

我們中間有人哭了，也有人憤怒了。有幾個人躺在椅上，蹣跚起腳來，眨着眼，懶洋洋的說：

「不招待，就睡在這裏！這學校是縣立的，又不在你家裏！」

「什麼話！滾出去！你們這些東西！叫警察來！」他擊着桌子，氣得混身搖擺起來了。

「噓——」我們一致噓着。

這時有兩個教員進來了，他們似乎在窗外已聽了一會，知道了底細，來做好歹的。「小孩子，不懂事，校長，不要動氣，交給我們辦吧，你去休息休息……」他們拖

住了校長。

「喔——嘍——我從來沒碰到過這些小鬼……喔——嘍——」他忽然倒在教員身上嘔吐起來了。滿房都是酒氣。隨後給一個教員拖了出去。

「他吃醉了酒了，你們看，不要生氣！」另一個教員微笑地說，「這裏學生真的回去了。一定要比球只好和中學部比了。明天再說罷。我先給你們安插睡的地方。」

於是我們便跟着他到了寢室，說聲多謝，關上門，全身脫得精光的，把溼衣掛在窗口，幾個人一牀鑽進了被窩。我們的肚子本來很餓，現在既無飯吃也給氣飽了。

「混賬的校長！」

「該死的畜牲！……」

「狗東西！……」

我們一致罵着，半夜睡不熟覺，微微合了一會眼睛，東方纔發白，便一齊起來，決定立刻就走。穿好衣服，拿起筆在牆上塗了許多「打倒狗校長」等等的口號，開開門，一溜煙的走了。

過了江，天又下雨了，我們吃了一點餅子，恨不得立刻離開那可惡的學校所在的縣

城，冒雨飛跑着。雨越下越大，經過好幾個涼亭，我們都不願耽擱。一直到山腳下，我們的那兩位同學卻迎面來了。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沒有帶傘，淋個一身溼碌碌的。原來他們昨晚被家長纏住了，說是天晚了，要下雨，不肯放行。今早還是逃出來的。我們像見到了親哥哥一樣，得到了許多安慰，在大雨中緩慢地走着，講着昨晚的事情，一面罵着。

二十幾里路很快就給走完，到學校還只八點鐘，怒氣未消，便索性在泥濘的操場裏踢了一陣球，把怒恨迸發完了，然後到河裏洗了一個澡。

幾天以後，這事情不知怎樣的給我們自己的校長知道了，他忽然把我們十幾個球員叫了去。

「你們比球的事情，我全知道了。」他靜靜的說，一點沒有生氣，彷彿我們沒有做錯事情一樣，「這樣做法是不好的，無論是個人的品行，學校的名譽……以後再是這樣，我只好不幹了……」他靜默了一會，用親切的眼光望着我們，隨後繼續着說，「現在出去吧，細細的去反省……」

我們給呆住了，大家紅着臉，低着頭說不出話來。雖然他已經命令我們走開，我們

卻依然站着，不敢動彈，彷彿釘住了腳似的。我們犯了多大的過錯，現在全明白了，羞恥而且懊悔。我們願意給他一頓痛罵，或者聽他記過扣分的處分，然而他再也不說什麼了，只重複着說：

「現在出去吧，去靜靜的反省……」

我們這纔感動得含着眼淚，靜靜的從他的房子裏退了出來。

「以後再是這樣，我只好不幹了……」

他這句話比石頭還重的壓在我們的心坎上，我們第一次感到了失望的恐怖。

不料過了半年，他果然不幹了。聽說是校董方面辭退他的，繼任的人物是初小部一個老頭子，董事長的族裏人。這個人最沒學問，也最頑固，爲我們平日所最看不起，也爲我們所最討厭的。他一天到晚含着一桿很長的旱煙管，睜着惡狠狠的眼睛，從眼鏡邊外望人家，走起路來一顛一拐，據說是有什麼病。他教初小四年級的國文，既講得不清楚，又常常改出錯字來，不許人家問他，問了他，火氣直衝，要記過，要扣分，遇到他值週，大家就恨死了他。一舉一動，都要受他干涉，半夜裏常常在我們的寢室外偷聽。我們叫他做小鬼。

現在他要做校長了，我們這一個學校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幾個好教員聽到這消息，也表示下學期不來了。我們是一致反對未來的變動的，但我們年紀太輕了，不曉得怎樣對付，請願罷課的名字不曾聽到過。我們只得大家私自相約，下學期如果真的換了那個老頭子做校長，我們也不再到這學校來了。

放了年假，那消息果然成了事實，我們高年級裏有二十幾個人自動地停了學。有些人到城裏或別處，轉學的轉學，學商業的學商業，我母親不讓我離開鄉下，既無高等小學可轉，也無職業可學，只得聽我歇了下來。那時我是高小二年級的學生，就此結束了我的學生生活。

時間過得這樣的迅速，一眨眼，二十年過去了。我所愛的教師和同學都和煙一樣的在這大的世界中四散而且消失了。

回憶是愉快的，然而卻也充滿着苦味。二十年來，我所經歷的所看到的學校也夠多了，卻還沒有一個學校值得我那樣的記憶。現在辦學校的人彷彿聰明得多，管理的方法也進步得多了，但醜惡面也就比從前更加深刻起來。偶然在污穢的垃圾堆中發見一枝小小的舊書，立刻就被新的垃圾蓋了上去，這現象，太可悲了。唉……

聽潮的故事

一年夏天，趁着剛離開厭煩的軍隊的職務，我和妻坐着海輪，到了一個有名的島上。

這裏是佛國，全島周圍三十里中，除了七八家店鋪以外，全是寺院。爲了要完全隔絕紅塵的凡緣，幾千個出了俗的和尙絕對地拒絕了出家的尼姑在這裏修道，連開店鋪的人也被禁止了帶女眷在這裏居住。葷菜是不准上岸的，開店的人也受這拘束。

只有香客是例外，可以帶着女眷，辦了葷菜上這佛國。島上沒有旅店，每一個寺院都特設了許多房子給香客住宿，而且准許男女香客同住在一間房子裏。廚房雖然是單煮素菜的，但香客可以自備一隻鍋子，在那裏燒肉吃，這樣的香客多半是去觀光遊覽的，不是真正燒香念佛的香客。

我們就屬於這一類。

這時佛國的香會正在最熱鬧的時期裏，四方善男信女都跨山過海集中在這裏。寺院

裏一天到晚做着佛事，滿島上來去進香領牒的男女恰似熱鍋上的螞蟻，成了熱鬧的都市。

我們遊覽完了寺刹和名勝，覺得海的神祕和偉大不是在短促的時間裏領略得盡，便決計在這島上多住一些時候，待香客們散盡再離開。幾天後，我們選了一個幽靜的寺院，搬了過去。

牠就在海邊，有三間住客的房子，一個涼臺還突出在海上，當時這三間房子裏正住着香客，當家的答應過幾天待他們走了就給我們一間房子，我們便暫在靠海灣的一間樓房住下了。

樓房的地位已經相當的好，從狹小的窗洞裏可以望見落日和海灣盡頭的一角。每次潮來的時候，聽見海水衝擊岩石的聲音，看見空中細雨似的，朝霧似的，暮煙似的飛沫的昇落。有時牠帶着腥氣，帶着鹹味，一直衝進了我們的小窗，黏在我們的身上，潤溼着房中的一切。

像是因爲寺院的地點偏僻了一點的緣故，到這裏來的香客比較少了許多，佛事也只三五天一次，住宿在寺院裏的香客只有十幾個人。這冷靜正合我們的意，而我們的來

到，卻彷彿因為減少了寺院裏的一分冷靜，受了當家的歡迎。待遇顯得特別週到：早上晚上和下午三時，都有一些不同的點心端了出來，飯菜也很鮮美，進出的時候，大小和尙全對我們打招呼，有時當家的還特地跑了來閒談。

這一切都使我們高興，妻簡直起了在那裏住上幾個月的念頭了。

「要是搬到了突出在海上的房子裏，海就完全屬於我們的了！」妻渴望地說。

過了幾天，那邊走了一部分香客，空了一間房子出來，我們果然搬過去了。

這裏是新式的平屋，但因為突出在海上，牠像是樓房。房間寬而且深，中間一個廳。住在廳的那邊的房裏的是一對年青的夫妻，纔從上海的一個學校裏畢業出來，目的在這裏一面遊玩，一面讀書，度過暑假。

「現在這海——這海完全是我們的了！」當天晚上，我們靠着涼臺的欄杆，賞玩海景的時候，妻又高興地叫着說。

大海上一片靜寂。在我們的腳下，波浪輕輕地吻着岩石，睡眠了似的。在平靜的深闊的海面上，月光闌了一條狹而且長的明亮的路，閃閃地顫動着，銀鱗一般。遠處燈塔上的紅光鑲在黑暗的空間，像是一個寶玉。牠和那海面銀光在我們面前揭開了海的神

秘——那不是狂暴的不測的可怕的神秘，那是幽靜的和平的愉悅的神秘。我們的腳下彷彿輕鬆起來，平靜地，寬懷地，帶着欣幸與希望，走上了那銀光的道路，朝着寶玉般的紅光走了去。

「豈止成佛呵！」妻低聲的說着，偏過臉來偎着我的臉。她心中的喜悅止和我的一樣。

海在我們腳下沈吟着，詩人一般。那聲音像是朦朧的月光和玫瑰花間的晨霧那樣的溫柔，像是情人的蜜語那樣的甜美。低低地，輕輕地，像微風拂過琴弦，像落花飄到水上。

海睡熟了。

大小的島嶼擁抱着，偎依着，也靜靜地朦朧地入了睡鄉。

星星在頭上也眨着疲倦的眼，也將睡了。

許久許久，我們也像入了睡似的，停止了一切的思念和情緒。

不曉得過了多少時候，遠處一個寺院裏的鐘聲突然驚醒了海的沈睡。牠現在激起了海水的興奮，漸漸向我們腳下的岩石推了過來，發出喃喃的聲音，彷彿誰在海裏吐着

氣。海面的銀光跟着翻動起來，銀龍似的。接着我們腳下的岩石裏就像鈴子，鐺鈴，鐘鼓在響着，愈響愈大了。

沒有風。海自己醒了，動着。牠轉側着，打着呵欠，伸着腰和腳，抹着眼睛。因為島嶼擋住了牠的轉動，牠在用腳踢着，用手拍着，用牙咬着。牠一刻比一刻興奮，一刻比一刻用力。岩石漸漸起了戰慄，發出抵抗的叫聲，打碎了海的鱗片。

海受了創傷，憤怒了。

牠叫吼着，猛烈地往岸邊襲擊了過來，衝進了岩石的每一個罅隙裏，擾亂岩石的後方，接着又來了正面的攻擊，刺打着岩石的壁壘。

聲音越來越大了。戰鼓聲，金鑼聲，槍礮聲，吶喊聲，叫號聲，哭泣聲，馬蹄聲，車輪聲，飛機的機翼聲，火車的汽笛聲，都滲雜在一起，千軍萬馬混戰了起來。

銀光消失了。海水瘋狂地洶湧着，吞沒了遠近的島嶼。牠從我們的腳下浮了起來，雷似地怒吼着，一陣陣地將滿帶着血腥的浪花潑濺在我們的身上。

「可怕的海！」妻戰慄地叫着說，「這裏會塌哩！」

「那裏的話！」

「至少這聲音是可怕得夠了！」

「偉大的聲音！海的美就在這裏了！」我說。

「你看那紅光！」妻指着遠處越發明亮的燈塔上的紅燈說，「牠鑲在黑暗的空間，像是血！可怕的血！」

「倘若是血，就愈顯得海的偉大哩！」

妻不復做聲了，她像感覺到我的話的殘忍似的，靜默而又恐怖地走進了房裏。

現在她開始起了回家的念頭。她不再說那海是我們的的話了。每次潮來的時候，她便憂鬱地坐在房裏，把窗子也關了起來。

「向來是這樣的，你看！」退潮的時候，我指着海邊對她說。「一來一去，是故事！來的時候兇猛，去的時候多麼平靜呵！一樣的美！」

然而她不承認我的話。她總覺得那是使她恐懼，使她厭憎的。倘使我的感覺和她的時候，她願意立刻就離開這裏。但爲了我，她願意再留半個月。我喜歡海，尤其是潮來的時候。因此即使是和妻一道關在房子裏，從閉着的窗戶裏聽着外面模糊的潮音，也覺得很滿意，再留半個月，儘夠欣幸了。

一天，兩天，我珍視的日子，已過去四天。我們的寺院裏忽然來了兩個肥胖的外國人，隨帶着一個中國茶房，幾件行李，那是和尚們從輪船碼頭上接來的。當家的陪他們到我們的屋子裏看了一遍，合了他們的意以後，忽然對我們對面住着的年青夫妻提出了遷讓的要求。

「一樣給你們錢，爲什麼要我們讓給外國人？」他們拒絕了。

隨後這要求輪到了我們，也得到了同樣的回答。

當家的去後，別的和尙又來了，他們明白的說明了外國人可以多出一點錢的原因，要求我們四個人同住在一間房子裏，讓一間房子出來給外國人。他們甚至已經把行李搬到我們的廳裏來了。

「什麼話！」年青的學生發怒了。「外國人出多少錢，我們也出多少錢就是！我們都有女眷，怎麼可以同住在一間房子裏！」

他們受不了這侮辱，開始罵了起來，終於立刻捲起行李，走了。妻也生了氣，提議一道走。但我覺得這是常情，勸她忍受一下。

「只有十天了。管他這些！誰曉得什麼時候還能再來聽這潮音呵！」

妻的氣憤雖然給我勸住了，但因她的感覺的太靈敏，卻愈加不快活起來。她遠遠的看見了路上的香客，就以爲是到這個寺院來住的，懷疑着我們將得到第二次的被驅逐。她覺察出當家的已幾天沒有來和我們打招呼，大小和尚看見我們的時候臉上沒有笑容，菜蔬也壞了，甚至生了蟲的。

「早些走吧！」妻時常催促我。

「只有八天了。」我說。

「不能留了！」過了一天，妻又催了。

「只有七天了。」

「只有六天，五天半了。」我又回答着妻的催促。

「等到將來我們有了錢，自己在海邊造起房子來，儘你享受的，那時海就完全是你的了！」

「好了，好了，只有四天半了哩！以後不再到海邊聽潮也行。海是不能屬於一個人的。造了房子，說不定還要做和尚的。」

然而妻終於不能忍耐了。這天晚上，當家忽然跑來和我們打招呼，臉上沒有一點笑

容。

「香期快完了，大輪船不轉這裏，菜蔬會成問題哩！……」
我們看見他給外國人吃的菜比我們好而且多到幾倍。他說這話，明明是一種逐客的藉口，甚至是一種恫嚇。

「我們就要走了！你不用說謊！」

「那裏，那裏！」他狡猾地微笑一下，走了。

「都是你糊塗！潮呀，海呀，聽過一次，看過一次，就夠了，偏要留着不肯走！明天再不走，還要等到人家把我們的行李摔出去嗎？我剛纔已經看見他們又接了兩個香客來了！」妻喃喃地埋怨着。

「好，好，明天就走吧，也享受得夠快樂了！」

「受了人家的侮辱，還說快樂！」

「那是常情，」我說，「到處都一樣的。」

「我可受不了！」

「明天一上輪船，這些事情就成爲故事了。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一，十

八，不是只有十八個鐘頭了嗎？」我笑着說。

然而這時間也確實有點難以度過。第二天早晨，正當我們取了錢，預備去付賬，聲明下午要走的時候，我們的廳堂裏忽然又搬進行李來了，正放在我們這一邊。那正是昨天纔來的香客。

妻氣得失了色，說不出話來，只是瞪着眼睛望着我。不用說，當家的立刻又要來到，第一次的故事又要重演一次了。

「給這故事變一個喜劇讓妻消一點悶吧！」我這樣想着，從箱子裏取出了軍隊裏的制服，穿在身上，把那方綾的符號和銀質的徽章特別露掛在外面，往廳裏走了去。

當家的正從外面走了進來，看見我的奇異的形狀，突然站住了。

他非常驚愕地注視着我，皺一皺眉頭，又立刻現出了一個不自然的笑容。

「魯……」他不曉得應該怎樣稱呼我了，機械地合了掌，「老爺，你好！」

「有什麼事嗎，當家的？」我瞪着眼望他。

「沒有什麼——特來請個安。唔！這是誰的行李？」他轉過頭去，問跟在後背的小和尚。

「這就是李先生的。」

「哼——阿彌陀佛！你們這些人真不中用！怎麼拿到這裏來了！我不是說過，安置在西樓上的嗎？」

「師父不是說……」

「阿彌陀佛！快些拿去！快些拿去！——這樣不中用！」

我看見了他對小和尚眯着眼睛。

「到我房子裏坐坐吧，當家的，我正想去找你呢！」

「是，是，」他睜着疑惑的眼光注意着我的臉色。「請不要生氣，吵鬧了你，這完全是他們弄錯了。咳！真不中用！請老爺多多原諒。」他又對站在我後背發笑的妻合着掌說：「請太太多多原諒！」

「那裏，那裏！」我微笑地回答着。

我待他跟進了房裏，從衣袋裏摸出幾張鈔票，放在他面前說：

「我們今天要走了，當家的，這一點點香錢，請收了吧。」

他驚愕地站着，又機械地合了掌，似乎還懷疑着我發了氣。

「原諒，老爺！我們太怠慢了！天氣熱得很，還請住過夏再走！錢是決不敢領的！」爲要使他安靜，我反覆地說明了要走的原因，是軍隊裏的假期已滿，而且還有別的重要的公事。錢呢，是給他買香燭的，必須給我們收下。他安了心，恭敬地合着掌走了，不肯拿錢。我叫茶房送去了兩次，他又親自送了回來。最後我自己送了去，說了許多話，他纔收下了。

他辦了一桌酒席，給我們送行，又送了一些佛國的特產和蔬菜。

「這一個玩笑開得太兇了！和尚也可憐哩！」現在妻的氣憤不但完全消失，反而覺得不忍了。

「這只是平常的故事，一來一去，完全和潮一樣的！」我說，「無愛無憎，纔能見到真正的美，所以釋迦成了佛呢！」

「無論你怎樣玄之又玄，總之這海，這潮，這佛國，使我厭憎！」妻臨行前喃喃的不快活的說。

她沒有注意到當家的站在門口，還在大聲的說着，要我們明年再來。

驢子和騾子

十一年不曾騎驢子了，一到了驢子最多的西北，便想像從前似的常常騎着驢子去散悶。但爲了沒有從前那樣的目的地，沒有從前那樣的朋友，我終於不曾下決心去騎驢子。

「不敢騎，不敢騎！」西北的一個朋友常常這樣說着阻止我，當我撫着他的驢子的鞍子，想跳上去的時候。

他阻止我騎驢子，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我們一個南方人，不會騎驢子，騎了上去會摔下來；第二是驢子是下層階級的人騎的，像我這樣的人，出門應該躺在騾車裏。

我懂得這是他的好意，雖然我不相信這些。但是他的阻止使我感覺到了悲哀，我也於只撫了一會鞍子，慢慢走開了。

然而我不能忘記他的驢子。

那是一匹年青的黑驢。高大雄健，有着騾子的風采。黑色的長毛發着潔澤的光，像

一匹高貴的馬。兩隻長耳朵上繫着紅繩的結，像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那樣可愛的驢子在西北很不容易見到。就連西北人見了，也都是不息的稱贊的。

牠的主人到我住的地方來，每次騎着這匹驢子。每次見到這驢子，我總是想騎了上去。

「不敢騎！不敢騎！」

我悲哀地走開了。

然而我不能忘記這黑驢。牠的主人阻止我的次數愈多，我想騎牠的心愈切了。

有一天，趁着牠的主人去看另外一個朋友，我終於到園子裏，解了牠拴着的繩子。

「就騎着牠在這園子裏走一會吧！」

我這樣想着非常高興的蹣起左腳去踩那蹬子。

突然牠提起左邊的一隻蹄子，向我踢了過來。要不是我閃得快，牠的蹄子正着在我的小肚上。

「唔！」我吃驚地叫着，想不到牠會反抗。

「唬……」彷彿牠覺得我罵了，牠便發出這樣的拖長的聲音來恐嚇我似的，張着

嘴，磨一磨牙齒，偏着頭，向我衝了過來。

「呵呀！」我叫着，閃開一邊，連跑了幾步，立刻放鬆繩子，只握着繩端，往身邊的一棵小槐樹旁連跑了兩三個圈子，又把牠拴住了。

「一匹刁驢！怪不得我的朋友不讓我騎！」我心裏想，但仍想騎上去。

牠不安地踏了一陣蹄子，像防禦我騎上去似的。隨後看見我靜靜地站着，牠也就靜止了下來，用牠的一隻眼睛注意着我。

我偏着身子，從牠的眼邊慢慢地來去踱了一陣，並不想再騎上去的樣子。突然間，攀住坐鞍踏上了左蹬，待牠橫過後身來，舉起左蹄向我踢來的時候，我已經趁勢躍在牠的鞍上了。

牠像憤怒了似的，緊忙地踏着蹄子，跳躍着後蹄，想把我掀下。

「不成呵！不成呵！」我喃喃地說着，緊緊地扳着鞍子。

牠像懂得我的話，知道非屈服不可，不再動了。解了拴，牠便走了起來。

但牠並不依從我的指揮。我要牠在園子裏兜繞一轉，牠卻只想往外面走。我勒着韁，怎樣也不能阻止牠所走的方向。

「也好！就到城外去！」我鬆了轆，揚着鞭子。

牠立刻豎起耳朵，輕快地得得得的走出大門，循着大路走了。轉彎抹角，牠全知道，用不着我拉扯韁繩。

我覺得非常快活，彷彿我騎的並不是驢子，卻是鶴，飄飄然自由自在，在半空中飛着一樣。過去的影子，山和水的姿態，城市與朋友的面容，全在我眼下現了出來，一陣陣掠了過去。

「喂！喂！站住！」我想喊出來，對着這一切影子。

黑驢突然停住了，牠像聽到了我心裏的話。

「喂！喂！怎麼啦！怎麼啦！」對面的人驚愕地喊着，拉住了我的黑驢。

那是一個賣饅頭的販子，在路邊做買賣，我的黑驢知道他那用布蓋着的籃子裏有可口的食物，停了停，伸着頸，想去嘗味了。

「對不住，對不住，」我歉然的說着，緊緊勒着韁。

但是牠不肯動，偏着頭，只想走近那籃子。賣饅頭的幫着我拉扯，牠仍掙扎着。

「不會騎！南方人！」有幾個人笑着說了。

「給你拉一程吧！先生！」一個和善的本地人說着，走過來拉住了轆。「衝翻了人家的攤子，不是玩的哩！」

「勞駕！勞駕！」我感激的說，點一點頭。

他接了我的鞭子，幌了一幌，用力一拉，黑驢立刻走了。

「到那裏去呀，先生？」

「城外。」

「回去吧，你不會騎，這匹驢子不是你騎的哩！」

「不要緊！出了城就沒事啦！」我回答着。

他不相信地笑了一笑，把我的驢子拉過大街，走了。

我不相信我不會騎驢子。十一二年前，我是常騎的。剛纔的事，是我不留心，並非我騎驢子的本領差。我本來只想在園子裏兜幾個圈子，現在卻非到城外去不可了。

我的驢子是好奇的。牠已經很快地把我馱出東門，在車路上走着。腳步是迅快的。但我還要牠快，我舉起鞭子，在牠的頸項上擊了幾下。

「得而……」我叫着。

牠跑了，細步地哧哧的噴着氣，開合着闊嘴，吞吐着舌頭，掃搖着尾巴。我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韁，挺直了腰，完全像一個老騎驢子的人。

然而這至多像騎驢子，我現在必須像騎馬的一樣纔痛快呢。

「得而……得而……得而……」

我接連的叫着，用蹬子踢着牠的肚子，前一鞭後一鞭的打了幾下。

牠跳躍着跑了，完全和馬一樣。我挺直了腰，挺直了腿，作出立的姿勢，讓屁股輕輕地一上一下的落在鞍上。有時又讓自己的身子微微往後傾仰着。

我又年青了。騎着驢子這樣跳躍着跑，只有從前在徐州是這樣的。現在只少了那些朋友。然而也很滿意了。前面村莊邊不也來了三個騎驢子的青年嗎？

我收了鞭子，鬆了韁，黑驢便緩了下來，恢復了最先的步伐。

對面的坐騎愈走愈近了。我的黑驢豎着耳朵，在傾聽着牠們的腳步聲似的，迎了過去。

「唉……」牠忽然拖長着聲音，歎息似的叫了起來，飢渴地往迎面第一匹的灰驢的頭邊伸過自己的頸項去。

「喂！喂！喂！拉開！拉開！」那匹灰驢的主人着了急，叫着，一面勒轉了灰驢的頭。

黑驢偏着頭，橫過身子去，呼呼喘着氣，燥急地張着嘴，要去咬灰驢的身體。

我慌了。原來直到現在，我纔知道我的黑驢是一匹叫驢，不是母的，現在遇到了異性，牠的慾求爆發了。這真不是好玩的，牠的主人不讓我騎牠，這應該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牠決不依從我的意志。我拚命的把牠的頭從右邊拉過來，牠拚命的想從左邊轉過頭去，我拚命的把牠從左邊拉過來，牠又想從右邊轉過去了。牠橫着身子，偏着身子，踏着腳，只想走近那匹灰驢。皮鞭刺刺響着，彷彿快給牠掙扎斷，給牠咬斷了一樣。牠甚至跳躍着後腳，想把我掀下來。我鞭着，踢着，罵着，牠只在那裏轉着圓圈。

「不能放鬆！不要放鬆！讓我們過去！」

待他們的坐騎的蹄聲遠了，黑驢纔漸漸平靜下來，開始不快活地滯緩地向村莊那邊走了去。

大路只在村莊外經過，並不通過那村莊，但是黑驢卻要走進村莊去。經過許久的掙

扎，我又只好讓了步，隨牠走去。

牠熟識那裏的路，知道那裏有餵驢的槽和水桶，一直走到那些東西前面就停了步。但那裏沒有人。我相信牠也並不餓，我不能在這裏餵牠。我鞭着叫牠走，牠只是站着，望着那空槽和空桶，和剛纔一樣，我把牠的頭拉過來，牠又回過頭去，打着轉身。

和牠相持了一會，我只得跳下來，用力的拖着牠走。但這也不是容易的事，出了一身汗，我纔把牠拉到村莊外的大路上。

「夠啦！夠啦！」我喃喃的說着，決定回到城裏去。

牠又不肯依從我。這條路是到牠主人家裏去的路，牠要回到那邊去。我騎上了又跳下來，拉着鞭着許久牠纔屈服，非常不高興似的，懶洋洋地用着沈重的腳步走了起來，和駱駝一樣。

我疲乏了。我需要休息。但這滯緩的步伐使我更加疲乏，我鞭着，踢着，叫着，牠只是原樣地走着，不肯加快牠的腳步。

「可惡的畜生！」我一面罵着，一面鞭着，踢着。

牠索性不動了。低着頭，像失去了知覺，四腳釘着地，完全和一塊石頭一樣。

「這可惡的畜生！現在變了樣，裝起死來啦！這是什麼意思呀！」我非常憤怒的說，仍用力的鞭着，踢着。

牠並不掙扎，牠不怕痛。爲了什麼呢？我知道牠沒意思馱着我走了。

「畜生！」我喃喃的罵着，只好又跳了下來。

果然牠下了負擔，立刻走了。

「唉！唉！」我窘得歎着氣，走了一里路光景，纔又騎了上去。

牠仍不願意馱着我走，腳步又慢了下來，全不理我鞭着踢着。

不但如此，牠現在又來了一種可怕的花樣了。

牠走着走着，忽然出我不意，曲下前腿，做出跌交的姿勢，跪倒地上，把我從牠的頭上掀下來，翻了一個筋斗。同時，牠又立刻站了起來，幾乎踏着了我的面孔，倘若我不迅速地連爬帶跳的閃開去。

「噯！噯！」是我的朋友，黑驢的主人的聲音。

他騎着一匹驢子，從小路追了來。剛走上我附近的一條溝，便看見我給黑驢摔下在地上。

「還是不會騎！」他下了騾子，扶起我說，「早就對你說過不好騎，你偏不聽我的話！現在怎麼啦？」

我拍去身上的灰土，摸着疼痛的頸項，足足地站了許久，說不出話來。

我現在纔明白，這畜生有着和人一樣的生的慾求，甚至還有比人更聰明更強烈的掙扎與反抗的勇氣。

我不知道我到了那裏。

天上沒有太陽，辨不出東南西北。我的頭上滿是灰白的雲，地上沒有山水草木，沒有村落，也沒有其他的行人和車輛。展開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荒涼無際的灰白的大地，我無從知道我走了多少路程，因為這路程對我是生疏的，而一路又沒有可以做標識的東西。我又無從計算時間，因為我的手錶早已停止了。

這樣的旅途，要是在別一個時候，一定使我起了苦寂之感。但因爲我是一個聰明的人，我現在有了詩人的別一種感覺。我覺得我現在彷彿在別一個世界旅行着，是在地球以外的一個地上或天上旅行着。迎面撲來的空氣沒有煤煙的氣息，像是半空中的大

氣。騾子腳踏下揚起來的塵土，猶如空中的雲。我的車輪就在雲中輾動，輕柔而且靜肅。

我不知道我到了那裏，也忘記了去的方向和目的。我不需要知道這些，記得這些。我已經占有了整個的空間和時間。

「我是這世界的主人！」我自言自語的說。

坐在車杠上的車夫聽見了我說話的聲音，忽然回過頭來望了我一下，以為我在催促他趕路，立刻揮動鞭子，接連的鞭着騾子，叫了起來：

「得而……得而……得而……」

騾子被迫着向前疾馳了，得得得得，細步地。前蹄纔落地，後蹄就躍開地面，前部的身子還沒有鬆下車輓的重量，後部的身子已挺了起來承受着車杠。車杠是硬木做的，厚而且長，後面連着兩個和牠身子一樣高的砌着鐵片的笨重的大輪子。坐在車篷內的是我和朋友，車篷外坐着車夫，揹在車內和車外的是兩隻大箱子，一個被包，一個笨笨的網籃。車篷外的左右側又懸着兩捆沈重的氈子。這一切，七八百斤的重載，都交給了一個騾子，要牠拖着走。

牠從黎明起，還不會有過好好的休息。我們和車夫都已經吃過一次乾糧，牠還只喝過一次水。雖然無從計算時間，推想起來也該過了中午，牠應該很餓了。

然而牠不能停止牠的蹄子，而且還須跳躍着跑。牠的眼前幌着鞭子，耳邊響着叱咤的聲音，牠的腳步稍一遲緩，鞭子就落在牠的身上了。牠疲乏，飢餓，但仍不能不喘着氣，拖着重負跑着。牠的生命不屬於牠自己，那是牠主人的。

對着這可憐的鞭下的驪子，我禁不住埋怨自己起來。我覺得倘若我沒有這旅行，也許牠今天可以得到休息；倘若我多出一點錢，把行李另外裝一個車子，至少可以減少牠的一些負擔的。然而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爲什麼我有這旅行呢？我到那裏去呢？我現在記起了我的旅行的動因和目的了。

我原來是爲的生活。我的肩上套着一個軛，這軛緊繫着兩條車杠，後面車篷內外有着沈重的負載。我拖着這重負走入了荒涼的旅途。

我願意卸脫這重負，我需要休息，我渴望着明媚的山水，願意休息在那裏。

然而生活拿着鞭子在我的眼前幌着，在我的耳邊叱咤着。我不能遲緩我的腳步。

這是一種辛苦的生活，但因爲我是一個聰明的人，我有着詩人一般的感覺。我感覺

到快活，覺得世界是屬於我的。

「得而……得而……」車夫又揚起鞭子叫了。
騾子是畜生，牠應該不會有我那樣的感覺。

我經歷過許多危險：一次是在山洪爆發的富陽江裏，航船在狂風暴雨中折了舵。舵夫給狂流余了去，而我們的布帆還高張着，一眨眼間，船已經轉了方向，朝着山岩橫衝了去……一次是在舟山羣島附近的海洋裏，我們坐着一隻很小的輪船，滿載着桂圓從福建駛向上海，船身上重下輕，沒風浪也搖擺得利害，一路上避霧避盜，耽延了日子，絕了糧，快到上海的夜晚，又遇到了颶風，一邊是島嶼和暗礁，一邊是錢塘江口的泥沙，開足了速度還依稀在原處，卻又退不得，停不得，船像跳到了半空中又突然落在海底裏，到處衝進了水，到處發出崩裂的巨聲……一次是在現今稱爲北平的城裏，城外日夜轟着大礮，白天裏有飛機來襲擊，成羣地低飛在我們的頭上，一顆一顆地擲下重量的炸彈來……一次是——總之，全是威脅着我的生命，許多人的生命的。

但是我覺得過去所經歷的許多危險還不如雷聲的可怕。我很小的時候就怕雷，到現在三十幾歲了，也還怕雷，而且相信我永久的怕牠。我現在甚至還怕夏天的來到了，因

爲夏天的雷是最多的。

如同其他的孩子們能常常遇到的一般，我的父親和母親也常常用雷來恐嚇我的，尤其是當我的碗裏的飯落到地上的時候。

「蓬蓬響雷啦！蓬蓬！……」他們這樣說，還講了許多雷的故事。

我不大記得清我聽見這些話發生了什麼樣的恐懼，有沒有依從他們的願望。我至少覺得那時這些話給我的印象是很淺的，而我又是個頗爲大膽，頗愛固執的孩子。

但是有一次，一個最深刻的不能磨滅的印象來了。牠使我一生中一聞到雷聲就起了超乎一切的恐怖。我此刻彷彿還是個十歲左右的孩子，住在那所還未被火焚去的老屋裏，而對着窗外的天井望着。

是在夏天。剛剛響過一陣隱約的平常的雷聲，雨已經快停止了模樣，太陽照着一串一串的金線似的雨絲。姊姊坐在我的旁邊繡花，母親在隔壁的廚房裏。

一切顯得和平安靜。

但是無意中電光忽然開始閃動了，起初很微弱，也不聽見有雷聲，只覺得陽光漸漸暗淡了下去，天色朦朧了。

我望着天井裏的雨點漸漸大了，浙瀝浙瀝地在石板上跳起了泡沫，地面上的積水慢慢地高了起來。我很高興，希望牠下得再大些，我準備雨停後脫了鞋襪走到天井裏去。……

突然間，一道特別明亮的光刺進了我的眼簾，接着又閃過一道更強烈的白光，一霎眼間第三道光又來了！……這次是紅的，火焰一般，照得天空，天井，房內，一片紅色……我像覺得牠一直閃進了我的心裏……我駭懼地閉上了眼睛……

在廚房裏的母親和在我身邊的姊姊同時發出了駭人的叫聲，我聽見姊姊把窗板推攏了。母親急速地把我拖上牀，放下帳子，用被單蒙着我的頭，緊緊地把我貼在她的心口……我覺得她的手在戰慄……我忍住呼吸，發着抖，知道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雷……雷……」我隱約地聽見母親的叫聲，「不怕，不怕……我在這裏……」隨後我在緊裹着的被單裏忽然聽見了一聲可怕的霹靂……那樣的強烈，彷彿半邊的天空起了爆裂，一座石山從那裏落到了我們的天井裏。牀鋪、地板、門窗、牆壁、柱棟、磚瓦……全發出了可怕的戰慄聲，像突然從地面跳到了空中……

我嚇得想鑽到另一個世界去了，緊緊地貼着母親的心口。

但是母親卻輕輕地拍着我，說：

「不怕，不怕……我在這裏……」

隨後雷聲沈寂了，她揭開被單，撫摸着，說：

「好啦，好啦……魂靈走進……」

我依然緊閉着眼睛，癱攣地握着她的手，許久許久透不過氣來。

「魂靈走進……小魂靈走進呵……」她用着更安靜的聲音說。

隨後我聽見姊姊說話了。從另一個牀上走下來，把窗板推開了，我纔敢睜開眼睛，從帳子裏望着窗外的天空。

天空可怕的黑，雨點可怕的大且急。我不敢下去，重又閉上眼睛，就在母親身上睡熟了。

直到我醒來，我的心還在強烈地跳動着，眼前還閃着可怕火焰，耳內還聽到天崩地裂的聲音。但外面卻早已晴了，斜陽照着一切，明亮而且安靜。牆外有許多人在走動在談論，說是對河一家屋頂被雷打毀了。母親要出去看一遍。

「你不怕嗎，媽？」我問母親說。

「我不怕，因為我是好人。對河一家人家是好人，一定是屋頂上住着妖怪，所以遭了雷啦。」

但是我不相信母親的話，我記得至少她的手那時也是戰慄着的，而且從廚房裏跑來的時候，發着可怕叫聲。

然而她又像真的不怕雷。她那時沒和我一道躲在被單裏，她坐在牀邊，兩腳還是伸出在帳子外的。她抱着我，拍着我，叫我不要怕，和我不敢透氣相比，顯然她是不怕雷的了。

真的，我不明白爲什麼她不怕雷。說是年紀大，膽子大，我可不然。我沒有一年沒有一次不怕雷。每次一到夏天，看看雷聲將要起了，我總是先蒙着頭在牀上睡熟了。我不能忘記那一次的火光和聲音，彷彿隨時都會重演似的。我一年一年大起來，我早已知道雷聲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電光，而且也有法避免。比之我所經歷的一切安全得許多許多了。然而我怕雷甚於怕一切危險的生活和境遇。

母親呢？她一生的經歷太平安了，反之，遇到可怕的雷的次數應該是我更多的。爲什麼她不怕呢？我不能明白。

但是有一次，我終於知道這祕密了。

那是在父親死的一天，他還沒有入殮，雷聲隱約地開始的時候，母親忽然恐懼地拿了一頂紙傘，奔到靈堂，給撐開在父親遺體的頭上。

「打雷啦……不要怕呵……我在這裏……」她嗚咽地不息的唸着。

姊姊也跪在父親的頭邊叫着：

「爹爹，打雷啦……不要怕呵……不要怕呵……」

於是我也接着跪下了，重複着她們的話。

但是我知道父親是更不怕雷的，他年青的時候曾經在雷電交作的深夜裏，背着沈重的錢袋，獨自在山溪上走過路。

「電光一閃，走一步路，電光停了，站在溪中的岩石上。兩邊是很深的水呢。」父親常常講到這歷史，用着很安靜的聲音，而且聲明說，他一點不害怕。

於是喪事過後，我終於問母親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你說父親怕雷？」

「誰不怕雷呀？」她反問我。

「父親和你……你們都說過不怕雷的。」

母親笑了一笑

「你先發起抖來，你的孩子們又怎樣呢？」她回答說。

我纔知道母親不怕雷的原因了。

從這時起，我也就漸漸減少了對雷的恐懼，因為我也已經有了孩子。但老實說，我還是在怕雷的，而且甚於怕一切危險的生活和境遇。

四歲

車纔停下，又往西開了。一個女客牽着孩子，跟着四五個男客走進車廂來。

「快點走呀！」她催着孩子，一路扶着坐椅的背，選定了一個女客的座位，坐了下去。

她的身材高大，有點肥。面色棕黃，兩頰卻火燒一樣的紅，顯然她剛纔趕火車着了急。一張厚脣的闊嘴。眉毛濃黑，像是一個男人。單層的浮腫似的眼皮，長的睫毛，烏黑的眼珠凝掛在那裏面。她的腦後垂着一個大的髮髻。穿着一件腰身太窄下擺太大的發光的新棉袍，因此右脅下的紐扣沒有套上。長的褲腳在腿子盡頭處摺疊着，用帶子繫上，和許多男子們一樣。

她擽着頭，驚訝地望了一會對面座位上的一隻紅色的皮箱，便把靠在自己身邊的孩子抱到膝上。

那孩子的相貌很和她相似。戴着一頂紅色的披帽。綠的新棉袍又厚又大又長，使他

很不容易動彈。他的闊頭的棉鞋，幾乎全蓋住了他的腳面。他睜着眼，張着小嘴，縮着手，出神地望着左邊座位上的一個旅客的頭髮。

她像在思想着什麼，時時無聲的輕輕的嚙動着嘴唇。她的口角有時露出來一點微笑的痕跡。她的旅行似乎給她一種很大的歡樂。

「閉上眼睛，睡一下吧，小寶，還早呢！」她說着，叫孩子倒在自己的右臂上。

但她又突然紅起臉來，覺得自己同右臂觸着了旁邊的女客，立刻轉過頭去望了一望，不安地將自己的身子移向左邊，讓中間留出一個空隙來。

「喂！車票拿出來！車票拿出來！查票的來啦！」

車上的茶房這樣大聲喊了起來，一路推動着打盹的旅客。在車廂的盡頭接着就出來了兩個查票員和三個帶槍的兵士。

「票來！票來！」

她把孩子抱在左臂，從袋裏摸出車票，等待着。

「小孩幾歲啦？」查票的把票剪了一個洞，交還給她問。

「四歲啦！」她顯出得意的神情。

「補一張半票。」

「什麼！小孩也要票嗎？」她驚訝的說，紅着臉。「去年還坐過火車，可沒有買票！」

「章程這樣定的：四歲的買半票，三歲的免啦。」

「不是只差一個月嗎？上月初八還坐過火車的！……」

「那末，算三歲還是四歲呢？三歲的不用打票，四歲的可要補一張的！」查票的說着，估量着孩子，微笑着

「現在過了年，自然算四歲啦！」她確實的回答說。

「四歲？到底幾歲呢？不是三歲嗎？」他又重複的問着，特別把「到底」和「三歲」說得重些。

「到底四歲啦！」她也特別說得重。

「哈！……半票，兩元四毛！」

「沒有的事！四歲的小孩就該買票！」

「那是公事！有章程。三歲的免啦，四歲的半票！」

「可是只差得一個月呢！」

「得啦！得啦！問你到底幾歲，你偏說到底四歲，那有什麼辦法！拿錢來吧！」

「自然到底是四歲啦！」

「兩元四毛，……快些補一張半票！」

「說四歲就得補票！那還有什麼話！」一個兵士插人說，「他可問過你，到底是不是四歲！」

「可不是！」別一個兵士接着說，「你說三歲就得啦！」

「四歲就是四歲！怎麼過了年還是三歲！」她回答，態度很莊重。

查票的，兵士和旅客們全笑了。

「快點拿出來吧！不要耽誤我們的時間！」

「一定要票嗎？」

「一定要票！」

「多少呢？」

「兩元四。」

「好啦！」她說着從內衣袋裏摸出一個紅紙包來，「全在這兒啦，一總三元，拿去

吧！再要多可沒有啦！」

「還有找的。」查票的收了那三元大洋，找了錢，補了票走了。

「怪不得我們，只怪你自己！」一個兵士臨走的時候說。

「媽的！」她望着他們走遠了，纔自言自語的說，「這麼小的孩子就得出這許多錢！」

「你說三歲就得啦，做什麼說四歲呢？」她旁邊的女客這樣說。

「哈！那怎麼可以！過了年啦，還能算三歲嗎？」

「說三歲，就不用補票！」

「你叫小寶見着外公，也說三歲嗎？那可不行！」

「呃！」女客笑了，「叫他對外公說四歲就得啦！」

「那自然！他記得很清楚！過了年，他已經大了一歲啦！你不信，讓我問他。」

小寶！」她說着把孩子的面孔扳過來，對着自己，「你今年幾歲啦？說吧！」

「四歲啦，媽媽。」孩子回答說，親切地望着她。

「哈哈哈哈哈……」前後左右的旅客全笑了起來。

她也笑了，她感覺得快樂而且得意。

我們的太平洋

倘若我問你：「你喜歡西湖嗎？」你一定回答說：「是的，我非常喜歡！」

但是，倘若我問你說：「你喜歡後湖嗎？」你一定搖一搖頭說：「那裏比得上西湖！」或者，你竟露着奇異的眼光，反問我說：「那一個後湖呀？」

哦，我所說的是南京的後湖，牠又叫做玄武湖。

倘若你以前到過南京，你一定知道這個又叫做玄武湖的後湖。倘若你近來住在南京或到過南京，你一定知道牠又改了名字了。牠現在叫做五洲公園了，是不是？

但是，說你喜歡，我不能夠代你確定的答覆，如其說你喜歡後湖比喜歡西湖更甚，那我簡直想也不敢想了，自然，你一定更喜歡西湖的。

然而，我自己卻和你相反。我更喜歡後湖。你要用西湖的山水名勝來和我所喜歡的後湖比較，你是徒然的。我是不注意這些。我可以給你滿意的答覆：「後湖並不像西湖那樣的秀麗。」而且我還敢保證你說：「你更喜歡西湖是完全對的。」但我這樣的說

法，可並不取消我自己的喜歡。我自己還是更喜歡後湖的。

後湖的一邊有一座紫金山，你一定知道。牠很高。牠沒有生產什麼樹木。牠只是一座禿禿的山，一座沒有春夏的山。沒有什麼山洞，也沒有什麼蹊徑。牠這裏的雲霧沒有像在西湖的那般神祕奇妙，不能引起你的甜美的幻夢。牠能給你的常是寂寞與悲涼，浩歌與哀悼。但是這樣也已很好了，我覺得。牠雖沒有西湖的秀麗，牠可有牠的雄壯。

後湖的又一邊有一座城牆，你也一定知道。這是西湖所沒有的。可是在遊人的眼睛裏，常常拿牠跟西湖的蘇堤相比。但是牠沒有嫵媚的紅桃綠柳的映襯。牠是一座廢墟殘垣的古城。牠不能給青年男女黃金一般的迷夢。你到了那裏，就好像熱情之神 *Zeus* 到了雅典的衛城上，發覺了潛伏在幸福背後的悲哀。我覺得這樣更好。牠能使你味澈到人生的真諦。

但是我喜歡後湖，還不在這裏。我對牠的喜歡的開始，還不是在最近。那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十年以前，我曾在南京住了將近半年。如同我喜歡吃多量的醋——你可不要取笑我——拌乾絲一樣，我幾乎是天天到後湖去的。我很少獨自去的時候，常有很多的同

伴。有時，一隻船容不下，便分開在兩隻船裏。

第一個使我喜歡後湖的原因，是在同伴。他們都和我一樣年青，活潑得有點類於瘋狂的放蕩。大家還不會肩上生活的重擔，只知道快樂。只有其中的一位廣東朋友，常去拜訪愛人被取笑做「割草」的，和我已經負上了人的生活擔子的，比較有點憂鬱，但是實際上還是非常的輕微，牠像是浮雲一樣，最容易被微風吹開。這幾個有着十足的天真的青年湊在一起，有說有笑，有叫有唱，常常到後湖去，於是後湖便被我喜歡了。

第二個原因，是在船。牠是一種平常的樸素的小漁船，沒有修飾，老老實實的破着，漏的漏着。船中偶然放着一二個鄉人用的小竹椅或破板凳，我們須分坐在船頭和船欄上。沒有篷，使我們容易接受陽光或風雨，船裏有了四隻槳，一支篙。船夫並不拘束我們，不需要他時，他可以留在岸上。我是從小在故鄉的河裏，瞞着母親弄慣了船的，我當然非常高興，拿着一支槳坐在船尾，替代了船夫。船既由我們自己弄，於是要縱要橫，要擱淺要拋錨，要靠岸要隨風飄蕩，一切都可以隨便了。這樣，船既樸素得可愛，又玩得自由，後湖便更被我喜歡了。

第三個原因是湖中的菱兒菜與荷花。當牠們最茂盛的時候，很多地方幾乎只有一線

狹窄的船路。船從中間駛去，沙沙地擠動着兩邊的枝葉，聞到清鮮的香氣，時時受到葉上的水滴的襲擊。牠們高高地遮住了我們的視線，迷住了我們的方向，柳暗花明地常常覺得前面是絕徑了，又豁然開朗的展開一條路來。當牠們枯萎到水面水下的時候，我們的船常常遇到攔淺，經過一番努力，又蕩漾在無阻礙的所在。有時，四五個人合着力，故意往攔淺的所在駛了去，你撐篙，我扯草根，想探出一條路來。我們的精力正是最充足的時候，我們並不惋惜幾小時的徒然的探險。這樣，湖中有了菱兒菜與荷花，使我們趣味橫生，我自然愈加喜歡後湖了。

第四，是後湖的水閘。靠了船，爬到城牆根，水閘的上面有一個可怕的陰暗的深洞。從另一條路走到水閘邊，看見了迸發的瀑布。我們在這裏大聲唱了起來，宛如音樂家對着海的洪濤練習喉音一樣。潔白的瀑布誘惑着我們脫鞋襪，走去受洗禮，隨後還逼我們到湖中去洗浴游泳，倘若天氣暖熱的話。在這裏，我們的精力完全隨着喜歡消耗盡了。這又是我更喜歡後湖的一個原因。

第五，是最後而又最大的使我喜歡後湖的原因了。那就是我們的太平洋。太平洋，原來被我們發現在後湖裏了。這裏被我們中間的一個同伴，一個詩人兼哲學家的同伴所

首先發現，所提議而加銜的。牠的區域就在離開水閘不遠起，到對面的洲的末尾的近處止。這裏是一個最寬廣的所在，也是湖水最深的所在。後湖裏幾乎到處都有菱菜與荷花或水草，只有這裏是一年四季露着汪洋的一片的。這裏的太陽顯得特別強烈，風也顯得特別大。顯然的，這裏的氣候也儼然不同了。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反對這「太平洋」新名字。我們都的確得到了真正的太平洋了。夢呵！我們已經占據了半個地球了！我們已經很疲乏，我們現在要在太平洋裏休息了，任你把我們飄到地球的那一角去吧，太平洋上的風！我們去了槳，躺在船上，仰望着空間的浮雲，不復注意到時間的流動。我們把腳拖到太平洋裏，聽着默默的波聲，呼吸着最清新的空氣。我們暫時的靜默了。我們已經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還有什麼比太平洋更可愛，更偉大呢？而我們是，每次每次在那裏飄漾着，在那裏夢想着未來，在那裏觀望着宇宙間的幻變，在那裏傾聽着地球的轉動，在那裏消磨牠幸福的青春。我們完全占有了太平洋了……

夠了，我不再說到洲上的櫻桃，也不再說到翻船的朋友那些事是怎樣怎樣的有趣，我只舉出了上面的五點，你說西湖比後湖好，你可能說後湖所有的這幾點，西湖也有？尤其是，我們的太平洋？

或者你要說，幾十年以前，西湖的船，西湖的水草，西湖的水，都和我說的相彷彿，和我所喜歡的後湖一樣樸素，一樣自然。但是，我告訴你，我沒有親自看過。當我離開南京後兩年光景，當我看見西湖的時候，西湖已經是粉飾華麗得不像一個處女似的西子了。

「就是後湖，也已經大大的改變，不像你所說的十年前的可愛了。」你一定會這樣說的，是不是？

那是我承認的。幾年前我已經看見牠改變了許多了。

後湖的船已經變得十分的華麗，水閘已經不通，馬路已經展開在洲上。牠的名字也已經換做五洲公園了。

尤其是，我的同伴已經散失了：我們中間最有天才的畫家已經睡在地下，詩人兼哲學家流落在極遠的邊疆，拖木屐的朋友在南海人了齋，「割草」的工人和在後湖裏栽筋斗的莽漢等等都已不曉得行蹤和存亡了。我呢，在生活的重擔下磨鍊着，已經將要老了。倘若我的年青時代的同伴再能集合起來，我相信每個人的額上已經刻下了很深的創痕，而天真和快樂，也一定不復存在了。

然而，只要我活着，即使我們的太平洋填成了大陸，甚至整個的後湖變成了大陸，我還是喜歡後湖的。因為我活着的時候，我不會忘記我們的太平洋。

你說你更喜歡西湖。

我說我更喜歡後湖。

你喜歡你的西湖，我喜歡我的後湖就是。

你說西湖最好。

我說後湖最好。

你說你的，我說我的。

天下的事物，原來有人喜歡的都是好的，好的卻不一定使人人喜歡。

你說是嗎？

開門炮

新年，新年，這在許多人應該是快活的。然而我卻怕牠。

我無須掩飾，我現在年紀不小了，看着時光的迅速的流動，難免起悲哀之感。但是我這麼說，是說我從來就怕牠，即使回溯到我不知道悲哀的童年。

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新年一到，有好的東西吃，有好的衣服穿，有龍燈馬燈看，應該是快活的，然而我卻怕牠。

我從十二月二十前後起，一直怕到正月二十前後，整整的一個月，正是人家最快活的時候。

十二月二十前後，也正是大家最忙碌的時候。這時我們的年糕多半已經做好。落缸的落缸，炒乾的炒乾。接着便是磨湯果，掃灰塵，祭灶，送年，做羹飯。

我的父親幾乎每年不在家裏，我又沒有兄弟，於是我很小的時候便被派做一個主要的角色，代表着父親。

送年是最敬虔的事。那一天，我先得剃頭，洗澡，從襯衣換到長袍馬褂，說是送年的時候越靜越好，時間常在夜間十一二點，我老是睡眼朦朧地在祖堂的角度裏暗暗的戰慄着。門外的祭桌上雖然點着兩支明晃晃的紅燭，但四週是漆黑而且靜寂。尤其是祖堂，又高又大又空又冷，黯淡地映着外面的幾許燭光，更顯得可怕。這裏上面供着牌位，下面是時常攤擺着死屍和棺材的。叔叔進廚房端菜的時候，這可怕的祖堂裏外，便只剩下了我一人。姊姊和妹妹都不能到這裏來陪我，因為她們是女人。這時可怕的聲音常常起來了：縷縷縷縷……吱吱……篤篤……彷彿有什麼在走動，有誰在說話，從外面幌進來，從背後搖出去，又像有誰在推動我的新做的緞袍和馬褂，發出沙沙的磨擦聲，我戰慄了一會，立刻鎮定下來，用假定來安慰自己：那像是貓的腳步聲，那像是老鼠的叫聲，那像是狗嚼骨頭的聲音，那像是燭花的爆裂聲……但忽然可怕的影子顯現了：祭椅上有人坐了下去，有人伸出寬大的袖子來遮住了燭光，有誰帶着澈骨的冷氣朝我走了過來。

待到收拾進去吃送年點心，已是一二點鐘，我疲倦得嚇得沒有一點力，只想睡了。那些肉，那些雞，雖然在我們是高貴的稀有的食品，但我從來就不喜歡吃。

送年完了，第二天就是做羹飯，接着二十三的祭灶，我都穿着緞袍馬褂，跪在蒲團上拜了又拜。那衣服又長又大又硬，穿在身上好不容易動彈，還須彎腰屈膝。

但這還是暫時的，我所怕的還在後面。

那是從元旦起，我必須整整的幾天穿着那可厭的緞袍馬褂，這裏那裏的對人鞠躬，下跪。這就是所謂拜年，所謂賀年了。

別的小孩子喜歡這個。拜了天地，大家成羣結隊的擁到這一家那一家，叩頭作揖，前襟兜滿了拜歲果：年糕乾、炒花生、大豆、黃豆、凍米、印糕、橘子、金柑……裝不下了，回到家裏，倒在桌上，又去了，到了家裏又去了。大家叫着跳着。

但是我怕出門。我不願意對人家叩頭作揖。拜歲果，家裏也有，並想不到人家那裏去換取。母親逼了又逼，我總是延了又延。沒有辦法時，終於出去了，但是到了人家面前，便紅了臉，用作揖代替了跪地，用鞠躬代替作揖，有些地方索性坐了一下就走了，不等人家拿出拜歲果來。

「你自己家裏的拜歲果快給人家騙完了，你不去騙一點回來，吃什麼呢？」母親常常拿這話來鼓動我出去。

但是我並不希罕什麼拜歲果。我只怕拜年。

近的鄰居族人一天一天拜完了，於是該拜遠的親戚。這裏須親自提着一對蓮子桂圓之類的軟包，那裏須提着一對胡桃黑棗之類的硬包去送親戚，真覺得難為情。早上到那裏，照例不准在申時以前回來。吃了蓮子或桂圓，還須吃中飯，吃了中飯還須吃湯糰。這些都是上好的食品，但我沒有一次吃得下，只在那裏呆坐着挨時辰。「進門不拜，還是出來拜！」我老是游移着，但到臨走，想着想着，對門外紅着臉走了，依然沒有拜。「到過就算拜過了！」我回到家裏，老是這樣的回答母親。

有一個可紀念的親家母，她最愛我，只想我對她親近，只想我對她像對母親似的跪下去拜年，年年在我帶回家的軟包裏暗暗塞着紅紙包的二元壓歲錢，一面又明白的告訴我母親，給了壓歲錢是必須認真的拜年的。但我愈加堅執不肯拜了，而且總要挨着日子到最後。

從初三到十五，我一面須出門去拜年，一面還須在家裏等候親戚來拜年。男客來了，母親姊妹都在廚房忙碌起來，我便被派做陪客，須受人家的口試，回答這樣那樣。隨後陪着他吃飯，給他斟酒。有些客人會喝酒，可以慢吞吞地一直吃上一二個鐘

點，我也只好呆坐着陪他。

十五過了，十六便是蟠桃會。我又該穿着緞袍馬褂去一次一次的拜菩薩，跟着人家端着香到黃光廟去叩頭，把菩薩接了來，隨後又得把他送了回去，整整的做一天大人。真的，我怕新年，我怕送舊年，從很小的時候就這樣。

然而新年也會經給我一次快樂的，我緊緊記得。

那好像是在我十二歲的那一年。

元旦的黎明，很多的人家，是要放三個開門炮的。但只有我們，自我知道的時候起，從不這樣做。我的父親最相信靜穆，他有什麼快樂，向來不肯輕易露出來，也正像什麼憂愁不肯露出來一樣。這樣說，並非說他是一個居心叵測的人，他實在是世界上最忠實坦白的。他也並不是冷着面孔的人，他一生只有笑容，因為他非常達觀。人家的父親是嚴父，我的父親是慈父。他相信靜穆，一半是因為他對神的敬虔，一半是因為他腳踏實地，處世的謹慎，不肯虛張聲勢。很明顯的，故鄉元旦的爆竹聲中，除了快樂的意義之外，還含着對人家顯示很深的驕傲的意味。我父親不喜歡這個，因此年年的元旦，我們靜默地開開了門，和送年那晚一樣的靜默着。但這樣的情形，只聽人家的爆竹聲，

在我這小孩子是不滿意的。我幾乎年年對母親吵着要自己來放開門炮。

那一年父親回家過年了。他很快的答應了我，在年底就買了六七個爆竹來。那爆竹非常的大，差不多和現在的筆筒那末粗，在我那時的眼光中幾乎大得和水桶一樣的可怕。然而我要自己放，因為我知道只要站得遠一點，牠是不會傷人的，父親也答應了。元旦清晨打開門來，父親給我點了一支長香，把爆竹扳開藥線，擺立在院子裏，要我我去引火。

於是我膽戰心驚的而又非常快樂的在爆竹的遠處蹲下了。距離得那末遠，我伸直手臂和長香，剛剛可以觸及藥線的尖端。

我紮起長袍，看了看後背的階沿，預備好了後退的姿勢，便把燃燒着的香火輕輕地去觸那藥線的尖端。……

吱……藥線發火了！……一陣觸鼻的可愛的氣息。

我立刻倒跳到父親的身邊，閉上了眼睛，兩手按住了耳朵。……

通！—— 礮！彷彿在很遠的地方響着。

我定了神，睜開眼睛看，爆竹的碎紙片像蝴蝶似的從半空裏旋轉了下來，散了一

她。

這是什麼樣的快樂！那一次元旦的早晨！一生中的那一個新年！

但這樣的新年只有一次。

現在呢，即使父親還在，即使我又變成了小孩，我也怕放開門炮了，因為我現在已經懂得了和爆竹相同的另一種可怕的聲音。

牠時常在我的耳鼓裏響着。

雖然許多人在拍手，在跳躍，在歡迎，在慶祝……然而我怕。

我怕送舊年，怕迎新年，更怕放開門炮。

新的枝葉

許久不曾出城了，原來連岩石上也長了新的枝葉。隱蔽着小徑的春草，多麼引人憐惜。雖是野生的植物，畢竟剛生長呀。這裏可也存在着潑刺的生命，給風雨吹潤着，陽光撫愛着，希望茁壯地成長起來的。夏天一到，不就茂密而且高大，變成了音樂的搖籃嗎？

看呵，那細嫩的枝體，怯弱的姿態，清冽的呼吸，雖是無知的小小生命，也夠可愛了。誰不想加以親切的撫摩，報以溫和的微笑呢？

這樣想着，我依戀地輕緩地走在小徑上，生怕給與可愛的春草重大的傷害。我厭憎那在我身邊急促地走過的人們。他們用粗暴而且沈重的腳步到處蹂躪着，對那吱吱地慘叫着的声音，也不生一點同情。

然而，世上還有比這更使人切齒地厭惡的。

在前面，一幢新的小屋旁，離我不十分遠的地方，突然出現了一棵奇異的樹木。稀

萎的葉子，焦黑的枝幹。是曾經被猛烈的火焰燃燒過的。我不禁憤怒得連毛髮也豎起來了。

幾個月前，那時還是冬天，我曾經到過這地方。我看見了一堆瓦礫，一堆餘燼未熄的木料，和這樣一棵剛被燃燒過的樹木。不知是在這樹木的那一邊，許多人圍做了一團，歎息着，悲憤着。我看見一個失了血色的小小的臉龐躺在地上……

是魔手在這裏拋下了惡毒的炸彈，戕害着這小小的生命！

現在，他不復在這地上了，地上鋪滿了青色的嬌嫩怯弱的春草。瓦礫堆上已經建築起新的小屋。而那還殘留着燃燒的痕跡的樹木，也已漸漸甦醒過來，在樞杻間伸出了短小的嫩芽。

希望是無窮的，人的力和自然的力在改換着世界。但把仇恨記在心頭吧，被戕害的是個可愛的小小的生命呵！倘使他活着，轉瞬間不就是個茁壯的青年嗎？

即使在岩石上，也要生長出新的枝葉呀！

廈門印象

不准靠岸

船到廈門是在太陽下山的時候。潮水頗不小。太古公司有一個碼頭伸出在岸外。我們在船上望見了碼頭上豎着一個弔橋。我們的輪船正停泊在碼頭外一丈多遠的地方，這空隙似乎正是預備用弔橋來連接的。然而船已停了，卻看不見碼頭上有什麼人，也沒有預備把弔橋放下來。從岸上來接客的人都在碼頭旁邊下了小划子到了我們的船邊，我們船上的客人也都紛紛坐着划子上了岸。

「一定是那弔橋壞了，」我想，「不然，從弔橋上走過去多麼方便呵！」

於是我也就隨着接客的坐了一隻小船上了岸，到一家碼頭邊的旅館裏去住。在那裏休息了一會，吃了一點東西，我又從旅館裏走了出來，想去望一望廈門的街市。

走出旅館門口，我忽然看見太古碼頭上的人擁擠得很利害，弔橋已經放下了，行李和貨件紛紛由船上擔了下來。原來弔橋並沒有壞。

但是爲什麼不在船到的時候放下來呢？我猜想不出來。我很想問問這原因，可是沒有一個熟人，又聽不懂廈門話。

第二天，我跟着行李的擔子到了往集美去的汽船碼頭。那隻汽船很小，和划子一樣大——甚至可以說比划子還小。這時的潮水也很大。但汽船卻沒有停靠到岸邊來。牠只是停在離岸一二丈遠的地方。我想不出這原因，只得跟着大家下了一隻划子，渡到汽船邊去。

在汽船上，我注意地望着海港，看見大小的輪船非常的多，但都停泊在海港的中間，或離岸不遠的地方。只有太古公司是特別的。

「聽說廈門是一個有名的都市，廈門人有錢的很多，爲什麼不造碼頭呢？」我想，心裏覺得很奇怪。「由輪船上下都須坐划子，不是很便利嗎？」

我覺得廈門人彷彿是不大聰明的，在這一件事情上。

但是過了幾天，我的這種感覺卻給我的朋友推翻了，我開始相信廈門人的智慧和力量來。

原來廈門有三大姓，人最多勢力也最大。那三姓便是姓陳的，姓吳的和姓紀的。紀

姓人世代靠弄划子過日子。自從有了輪船汽船，他們的生活受了很大的影響。他們不甘心，因此集合起來，不許輪船公司造碼頭，不許輪船靠岸。太古公司雖是外國人辦的，而且單獨的造好了碼頭，他們也不怕。據說這中間曾經起了許多糾紛，但最後還是窮人們得了勝利，只許碼頭上的吊橋在輪船停泊後兩小時纔放下來。

「不准靠岸！」每個弄划子的人都對輪船有着這樣的念頭。

中國首富的區域

到了廈門不久，我忽然聽到一個意外的消息，說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住在鼓浪嶼。於是我急忙坐着船到那裏去。

鼓浪嶼真是一個奇異的島嶼。牠很小，費了一個鐘頭，就可在牠的周圍繞了一個圈子。這裏有很光滑的清潔的幽靜的馬路，但馬路上沒有任何種類的車子。這裏的房子幾乎全是高大的美麗的洋房。

「你看這一間屋子，一定以為是很窮的人住着的吧？」我的朋友忽然指着一間小小的破屋，對我說。「如果你這樣想，你就錯了。這一類房子裏的主人常常是有幾萬幾十

萬財產的。」

「照你說來，這一個島嶼裏全是富人了。」我說。

「自然。窮人是數得清的。以面積或人口做單位，這裏是全中國的首富呢！」

「怎麼有錢的人全集中在這裏，可有什麼原因嗎？」

「因為這裏太平。除了這裏，全省的土匪幾乎如毛的多。」

「你未免笑話了！」我說，「既然土匪那末多，只要混進來一二十個，不就不大太平了嗎？」

我的朋友聽了我的話，忽然沈默了。我留心觀察他的面色，他的眼臉紅了。我也就沈默下來，不再提起這事情。我想，大約是我的語氣使他感覺到不快樂了。

過了一會，我們一道走上了日光岩。這裏是鼓浪嶼最高的山頂。廈門的都市和其他的島嶼全進了我們的眼臉。

「你看見這邊和那邊是些什麼船嗎？」我的朋友指着鼓浪嶼的周圍的海面，問我說。我依他所指的方向看去，這裏那裏停泊着軍艦，有的打着日本的旗幟，有的打着英美美的旗幟。

我恍然悟到了我的朋友剛纔不快活的原因了。我記起了鼓浪嶼原來是租給了外國人的。

「你看見這輝煌的銅牌嗎？」我的朋友這樣說，當我們走過幾家華麗的洋房門前的時候。

我給他提醒了。這樣的銅牌我已經瞥見了許許多多，以為一定是什麼營業的招牌或者住宅的姓名，所以以前並沒注意的去看那上面的字。

「大日本籍民，……葡萄牙籍民……日斯巴尼籍民……」我一路走着，一路讀着。我覺得的我是在中國以外的土地上。

球大王

我初到廈門是住在一個學校裏。這樣可愛的學生，我從來不曾遇到過。他們的身材都很大結實，皮膚發着棕色的光，筋肉緊綻，一看見他們，便使我聯想到什麼報上所登的大力士的相片。

皮球是他們的生命。每天早晨，天還沒有亮，我已在牀上聽見操場上的球聲了。這

聲音一直繼續到吃早飯，上課。他倒不會感到疲乏，連課間休息也幾乎變成了運動的時間。每一班都有球隊，常常這一班和那一班比賽，這一個學校和那一個學校比賽。有幾次我看見一個運動員跌得很利害，膝蓋上流着血，禁不住自己的心怦怦跳動起來，卻想不到他包紮好了，又立刻進了球場，彷彿並沒有什麼痛苦似的。

在我們江浙人的眼光裏，我敢說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球大王。

除了很好的體格以外，他們還有很好的德性。他們有誠摯的態度，坦白的胸懷，慷慨的心腸，——而服從，尤其是他們的特點。他們從來不會叫一個教員下不得臺，或者可以說，他們不大會感覺到教員的缺點。

「怎麼這裏的學生這樣好呢？」我常常想不出這原因來。

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了一個有名的小學校的章程，裏面載着詳細的規則。有一條是：罵人的學生，罰口含石頭半點鐘。還有幾種的犯規是坐監獄。

這時我纔明白了。

害人的蒼蠅

但是過了不久，我忽然看到了另一面了。

廈門有一個學校裏的學生，把一個教員圍在幾十個人的中心，用木棍打破了眼睛，傷了腰背。

另一個學校的校長被學生用手槍擊傷了兩處。

第三個學校的學生分成了兩派，帶着手槍和手榴彈搶奪着學校。

我在別處也常常看到過學校裏鬧風潮的事，但總是離不開罷課，發宣言，貼標語，或者請願，這些無用的方法；大不了，伸着拳，背着木棍。用手槍和手榴彈是不會聽見過的。

「這是這邊司空見慣了的，」我的朋友告訴我，「你該聽見過械鬪這個名詞吧？從前在臧致平統治下，廈門的陳吳紀三大姓曾經和臺灣人械鬪了一年多呢。——你聽見過蒼蠅的故事嗎？從前……」我的朋友開始講述那個故事了。

「從前有兩個異村的孩子在路上走着，遇見了一隻蒼蠅。牠飛到了第一個孩子的鼻子上休息着，給這孩子知道了，他拍的一拳向自己的鼻子上打了去，不料沒有打着蒼蠅，卻打痛了自己的鼻子。這蒼蠅給他一起，便飛到第二個孩子的鼻子上。第二個孩子

也是用力的拍的一拳，向着自己的鼻子上打了去，但也沒有打着蒼蠅，一樣的打痛了自己的鼻子。於是他大怒了，和第一個孩子爭了起來：

「『你不趕牠，牠不會飛到我的鼻子上來！』」

「第一個孩子本來打痛了自己的鼻子，心裏很不快活，給第二個孩子這麼一說，也立刻大怒了。沒有幾句話，兩個人便打成了一團。

「這時第一個孩子的母親來了。她扯開了他們，問他們廝打的原因。

「『你這孩子這麼不講理！蒼蠅飛來飛去干他什麼事！』」

「第一個孩子的母親說着，拍的一拳，打在第二個孩子的臉上。

「於是這給第二個孩子的母親知道了。她趕到第一個孩子的母親面前，說：

「『你這女人這樣不講理！孩子打來打去干大人什麼事！』」

「第二個孩子的母親這麼說着，也是拍的一拳，打在第一個孩子的母親的臉上。

「於是這一村裏的人跑出來了，他們不肯干休。那一村裏的人也不肯干休。最後兩村的人都自己集合起來，作成了對壘，互相殘殺攻擊，死了許多人，結下死仇……」

我的朋友的話到這裏終止了。他使我否認了「口含石頭半點鐘」的罰規的效力。

可怕的老鼠

四月的中旬，離開我到廈門纔一月，忽然發生了一件極其可怕的現象。這現象不僅籠罩了廈門，鼓浪嶼，集美，連閩南各縣都在內了。

在這事情發生的前幾天，我在報紙上讀到了一條新聞，標題是「某街發現死鼠」，底下一連打着三個驚歎記號。

我很奇怪，死了一隻老鼠，也有在報紙上登載的價值。細看這條新聞的內容也極平淡無奇，只報告這隻死鼠發現在某處罷了。

站在我背後看報的兩個學生在用本地話大聲的說着，我聽出了兩個驚駭的字眼「啊唷！」底下就聽不懂了。

我轉過頭去，看見他們的眼光正注射在報上的那條新聞。

「難道這和蒼蠅一樣的含有重要的意義嗎？」我想。於是我問了。

「黑死症！可怕的黑死症又來了！」他們說。

「黑死症是一種什麼樣的病呢？我沒有聽見過。」

「一種瘟疫！又叫做鼠疫！」

於是他們開始講了起來。

原來這是閩南最可怕的一種瘟疫。每年春夏之間，不可避免的必須死去許多人。牠的微生物生長在鼠的身上，傳染人身非常迅速。被牠侵占的人立刻發高度的熱，過不了一星期就死了。死了以後常常在頸間，手指間，或腳趾間，以及脅下膀下發出結核來。以前死人的多，常常來不及做棺材，一家十餘口的常常死得一個也不留。近來外國人發明了防疫針以後，雖然死的人減少了一些，但許多人還是聽天由命的不願意注射，而且等到微菌侵入，防疫針就沒有效力，此外也就沒有什麼藥可救了。

一星期以後，空氣果然一天比一天緊張起來，報紙上天天登着某處死了多少人，某處死了多少人。我的耳內也時常聽見死人的消息。這時防疫運動開始了。大掃除，注射，鬧得非常紛亂。我們學校裏死了幾個人，附近的街上死得還要多。但是一般民衆只相信神的力，這裏那裏把菩薩擡了出來。

我的一個朋友寄寓的一家本地人，甚至還把死在外面的人擡到屋內來供祭，入殮了以後，在廳裏放上半月。

我雖然打了藥水針，但完全給這恐怖的空氣嚇住了。偶然走到街上去，就看見了擡着的棺材，聽到了哭聲。

天災人禍，未來在那裏呢？

人口興旺

然而未來究竟是有的。天災人禍雖然接連着，人口可並不會有減少的現象。他們只要留着一個人和財產一起，人口就會立刻興旺的。

似乎就因為死的人太多的緣故吧，本地女子的地位因之擡高了。本地男子要討一個妻子，總須化上很多的聘金。

我的老朋友所在的一家報館裏，有一個擔水工人曾出了七百元聘金討了一個妻子。他的另外的一個朋友是曾經出了三千元聘金的。

這樣一來，人口似乎應該愈加少了？然而並不如此。他們有很聰明的辦法的。

有一次，我的老朋友忽然帶了一個六歲的小孩來，說是寧波人，要我和他用寧波話談談。我很奇怪，我的朋友居然會在這裏尋到別的寧波人，而且把他的孩子也帶來了。

那孩子穿着不很整潔的衣服，面色很難看，像是一個窮人的兒子。我想，一定是我的朋友發現了一個流落在這裏的寧波人，想藉同鄉的觀念，來要我援助了。

於是我便說着寧波話，請他走近來。

但是他沒有動，露着怯弱的眼光。

「你是那裏人呢？」我仍用寧波話問他。

「噢載！」他說的是廈門話，意思是不曉得。

「怎麼？是廈門人吧？」我問我的朋友說。

「是寧波人，他有點怕生哩！」

「你姓什麼呢，小朋友？」我又問了。

「噢載！」他搖着頭說。

「幾歲呢？說吧，不要怕呵！」

「噢載！」又是一樣的回答。

「用上海話問問看吧！也許是在上海生長的。」我的朋友說。

於是我又照着辦了。但他的回答依然是這兩個字。

「到底是那裏人呢？」我問我的朋友說。

「老實說，不清楚，只曉得是寧波那邊人。」

「你從那裏帶來的呢？」

「一個朋友家裏。他是從人販子那裏買來的。」

「不犯法嗎？」

「在這裏是官廳不禁止的。化了一二百元錢，就可買到一個。本地人幾乎每家都要買一二個的。」

我給他說得吃驚了。這樣的事情，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這孩子到這裏快半年了，」我的朋友繼續着說，「他從來不說話，偶而說了幾句，也沒有人聽得懂。他只知道說『嘸載』，無論他懂得或不懂得。彷彿白癡似的，據說他到這裏的頭一天，脫下衣服來，一身都是青腫的。顯然人販子把他打得很利害。他只會說『嘸載』，大約就是受了人販子的極大的威迫的緣故了。這裏是一個人口販賣的傾銷市場，也就是人口販運的總機關。來源是上海，上海的每一隻輪船到這裏，沒有一次沒有販賣人口。……」

我給這些話呆住了。

羅馬字拼音

廈門話真不易懂，跑到那裏好像到了外國一樣。就連用字，也有許多是我們一時不容易了解的。學校的佈告常常寫着拜六拜五，省去了一個「禮」字。街名常常連着一個「仔」字。從某處到某處的路牌，寫着「直透」某處。

有一次，我看見街上有一個工廠，外面寫着很大的招牌，叫做某某雪文廠。我不懂得「雪文」是什麼，跑到門口去一看，原來裏面造的是肥皂，纔記起了英文的 soap，世界語的 sapo，法文的 savon，而廈門人叫肥皂是叫做 sapon 的。

我的老朋友告訴我，廈門話古音很多。如聲方面，輕唇歸重唇的，例如「房」讀若旁；舌上歸舌頭的，澈讀若鐵；娘日歸泥，娘讀若良，人讀蘭。韻方面：有閉口韻，如三讀 san，今讀 lin，入聲帶阻，如一讀 t，十讀 tsap，沃讀 ok。

然而，我的那位老朋友雖然平日在文字學和音韻學方面有特殊的修養，在廈門已經住上三四年了，他還是不大會說廈門話。

同時，廈門人學普通話，也彷彿和我們學廈門話一樣地困難。雖然小學校裏就教國語，到了高中甚至大學的學生還不大會說普通話。他們寫起文章來常常把「漸」寫作「暫」，把「暫」寫作「漸」，而「有」字尤其容易弄錯。

但是有一天我卻看到了一種特別的現象。我看見許多男女老幼從一家教堂裏出來，各人都挾了一二本書。這自然是聖經之類的書了。

「他們都受過很好的教育，都認得字嗎？」我實在不相信；他們中間明明是有許多太年青的人或工人似的模樣的。

一次，我在一家商店裏買東西，瞥見了櫃臺上一張明信片。那上面全是橫行的羅馬字，看過去不是英文，法文，德文，俄文。

「怎麼，你懂得羅馬字拼音嗎？」

「是的。我們這裏不會寫中國字的，就學這個。」

「誰教你們的呢？」

「在教會裏學的。」

「不是北平幾個弄拼音字母的人發明的嗎？」

「我們不知道。我們這裏已經行了很久了。教會裏的書全是用羅馬字拼本地音的。」
我明白了。我記起了鼓浪嶼有一家專門賣聖經的書店，便到那裏去翻看，果然發現了全用羅馬字拼廈門音的新舊約以及各種書籍，而且還有字典。據說是教會裏的外國人所發明的。

永久的春天

我愛廈門，因為在這裏的春天是長住的。

沒有到廈門以前，我以為廈門的夏天一定熱得利害。但到了夏天，卻覺得比上海的夏天還涼爽。

「上海的冬天冷得利害吧？我們這裏的人都怕到上海去哩！」

這話正和我到廈門去以前的心理是成爲對比的。

沒有離開過廈門的人，從來不會見過雪。廈門的冬天最冷的時候也還有四十五度。草木是常青的。花的季節都提早了。離開繁盛的街道，隨地可以看見高大奇特的榕樹，連毛廂旁都種滿了繁密的龍眼樹。農人們一年播兩次秧，還可以很從容的種植菜蔬。在

我們江浙人種的不到一尺長的大蒜，在廈門卻長得和蘆葦差不多。島上的山石大多是花崗岩。山巒重疊的起伏着。海湧着，睡着，呼號着，低吟着。晴朗的黃昏，坐着一隻小舟，任牠順流盪去，默默地凝神在美麗的晚霞上，忘卻了人間苦。狂風怒鳴的時候，張着帆，傾側着小舟，讓波浪泊泊地敲擊着船邊，讓浪花飛濺在身上，引出內心的生的力來。黑暗的夜裏，默數着對岸的星火，靜靜地前進着，彷彿駛向天空似的。

這一切，都告訴了我，春天在這裏是長住的。

後 記

覃 英

魯彥的譯著，計有三十種，多半是抗戰以前出版的；抗戰期間，只出了一個短篇集，寫了兩個長篇，都未曾完成。魯彥寫得不算少，他畢生致力於寫作，但他在文壇上是寂寞的，書的銷路大都不很好，丟開作品的價值不談，因為那是批評家的事。他那不合時宜的性格和他的作品的銷路恐怕不是沒有關係的。作家裏面，作品出版的零亂，恐怕也只有魯彥；沒有一家書店出版過他的三本以上的集子。因為出版的零亂而致影響銷路，也是有的吧。現在市面上很難看見他的集子了，原因是那些書店有的關了門，有的改組了，不但不再重版他的集子，連一本舊的也找不出來。

「寂寞身後事！」豈只是身後淒涼，魯彥生前也是寂寞的。

生在現代中國的作家（其實是所有的知識分子大都一樣），生活在官僚和市儈的集團中間，既不甘心腐化和墮落，而又突破不了這兩種勢力的圍攻，不能把自己從這中間解放出來，只是孤獨地在奮鬥——默默的沒有光華的奮鬥，怎麼會不寂寞呢？而且貧窮

的困厄，人事的傾軋，往往把這寂寞渲染得更加濃厚。人在寂寞的時候，便喜歡回顧過去，而對現實是一方面反感甚多，一方面卻更加執着。魯彥的這些散文多半是在這種心情之下寫的。這些便是最真實的生濟的記錄。

我把這些散文重新編選出版，不是着重在它的風格和技巧的介紹，而是因為這些記錄是那樣的真實；每一句話，每一椿事，都充滿了幸福和悲哀的回憶，當我重溫一遍的時候，我流了不少的眼淚。我編這個集子，是在去年冬天，學校放了寒假，暫時丟下了煩瑣的教務和課卷，獨自居留在湖州城裏，冷靜的深巷，被嚴寒的風雪封鎖着，連可以談談的人都沒有，也正是寂寞浸得更深，回憶和懷念困擾着我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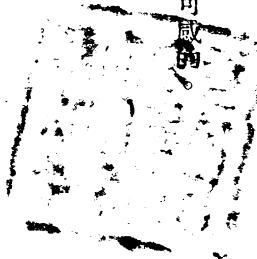
這裏輯的二十篇，大部是抗戰以前發表過的或從已出版的集子裏選出的。抗戰期中，魯彥只零星的發表了幾篇，大都散失，原擬把「火的回憶」和「我的憤怒」兩篇放在這集子裏，可是手邊沒有稿子，寫信托人找那曾經登載的雜誌，直到全部稿子都已排好了的今天，還沒有回音，這是我編這集子的最大缺憾。感謝徐調孚先生代我找了一篇舊稿補上了。

從最初寫的「秋雨的訴苦」，到最後寫的「我的憤怒」，這中間經過了不短的年

月，但內容總不外是生活的雜感：趨懷過去，抒寫憂鬱，這些可以看得出魯彥一直是在寂寞裏孤獨地奮鬥着的。最後他變得憤怒了，正是他要從這寂寞裏走出來的時候，卻已經被貧窮和憂憤奪去了他的健康，受不了更大的戰爭的磨難而倒下了。「我的憤怒」成了他的遺囑。

我在礮火裏埋葬子魯彥的遺體，卻不會埋葬了他的寂寞。三年了，礮火並不會熄滅，而且掉轉了槍口，瞄準着自己的同胞，而且我們生活上的勁敵，更形猖獗了。我生活在更加腐爛，更加惡劣的氛圍裏，不能沒有憤怒；但憤怒的火焰還不會燒毀這寂寞的藩籬，那就仍不能沒有回顧和執着。

在今天，還有書店願意出版魯彥這個集子，是很可感的。



封 底